漪香山館文集

初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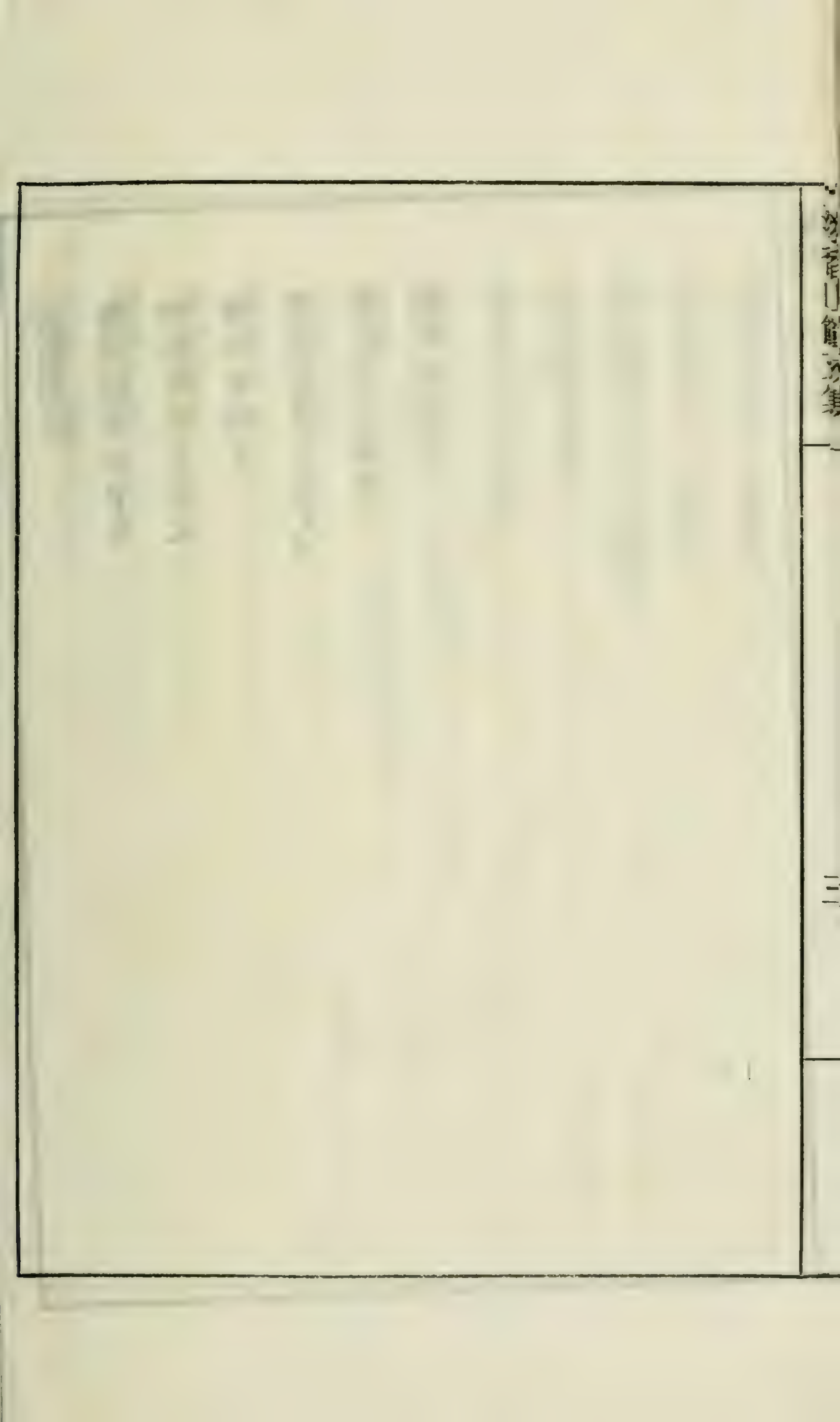


自序

一代之興。其獲與於文章之事者。率不過數十人。其公然誦於人口。久而不厭者。不過數人而止。而此數人者。人或數篇。或十餘篇。抑其人本有功名事業可見。牽綴而獲存者。不在此數也。蓋其難也如此。豈不以傳世之業。造物之珍貴祕惜。靳不以與人。比之王侯卿相。反爲過之。術不殊衆。而僥倖於百世後不可知之名。不謂之大惑不解而不可也。然人情於尋常玩好之物。每愛之不忍釋手。況其嘗儆心力而爲之者。吾身未死。而已見其煙銷火滅。蕩爲灰塵。此其爲私心之所悼歎。又當何如耶。余生性懦拙。於世事鮮所通曉。又不狎於羣居喜好之習。獨於文章一道。偶一偏嗜及之。方其年少氣盛。提筆四顧。視古人所詣。幾若可以應念而至。洎乎汲汲顧景。老境垂屆。竆力盡智。而瞠然自覺其不逮。始知天下事履之而後艱者。斯言不我欺也。過玆以往。神思日滅。謂復能捐棄故技。以希乎尺寸之獲。此亦不可必得之數矣。友人高夢旦憫其老而無聞。欲

爲刊其前後所作。余甚感其意。而爲之遷延不決者累年。譬之醜婦見人。神志多沮。勢使然也。客有尤之曰。凡人功力所至。終不可掩而得。公今者縱不以一字示人。人亦斷不至疑爲韓歐之亞。余聞之啞然大笑。而無說以難之。因取篋中舊稿。幸不在散失之列。而自以意去其尤不合者。尚可得數十餘篇。都爲一集。以付手民。想海內二三知己。必有屬望尙殷。而歎其所業之止於是。但使數十年後。尚有人指其一字一句而疵摘其紕繆者。已於我生爲幸多矣。然亦大不易言也。宣統二年六月侯官吳曾祺

漪香山館文集目錄



漪香山館文集

荀彧論

侯官吳曾祺著

荀彧智士也。魏之有天下。彧有力焉。方漢室大亂。曹操處諸將中。力孤勢寡。彧獨相隨於崎嶇險阻之交。卒贊大計。洎夫羣雄就殲。四海略定。操於此時。無復人臣之分。雖庸夫豎子。舉策其必然。彧方欲望以忠貞之誠。退讓之節。嗚呼何其左歟。豈見有所不逮。抑冀以區區之身。而卜後世之尙可愚也。方彧去袁紹而從操。操一見器之。曰吾子房也。操之言隱然高祖之事矣。操之不臣。自其舉事之始而已可知也。彧既奉一身以事操。凡其功名富貴。悉於操乎取之。恩義至重。勢不得以自外。夫不審於大義未定之日。而後乃規之以自脫。不爲於吾身自由之日。而卒乃殉之以圖全。彧之失計。未有越於此者也。吾獨以謂古來。英特瑰偉之士。負不世之大略。恆翹然不能以自匿。而必欲有所託以售其奇。幸得其人。而其中已有不暇擇。彼固謂吾身可惜。而悼智力之不共見於天下。

也。是。故。竭。智。畢。能。盡。其。所。至。而。後。已。而。爲。之。主。者。因。得。中。其。所。願。以。售。其。欺。竊其。所。忌。以。效。其。術。方。其。翕。然。相。投。亦。庶。幾。於。曠。代。之。一。遇。乃。至。事。業。一。建。志。得。願。遂。自。非。苟。賤。無。恥。亦。孰。不。愛。此。區。區。之。名。而。方。强。之。以。冒。天。下。之。不。韙。夫。罔。情。有。所。不。願。意。向。歧。於。前。猜。嫌。起。於。後。操。之。圖。或。不。待。再。計。決。矣。而。尙。望。其。一。日。之。容。哉。然後知向所詫爲非常之遇者。乃所謂納之坎陷之中而速之死也。天下事見爲利者受其害。習爲安者被其危。夫其私心耿耿。而不自廢於志業之途。其用情固亦無惡於人世。而足以爲禍患者。乃與聲色貨利溺而斃者等。可不大哀乎。是以古之聖賢。功有所不就。業有所不居。卒卑其身。以宿於無用。方其持己太峻。亦似乎迂緩拘閡而不協於機。然遂能全其生平。而常無狼狽顚躓之失者。知之也明。而執之也固。夫固無得而縻之也。不然。胡獨邈然若迄無意於世也哉。士大夫。處。亂。世。事。非。其。人。最。下。則。有。傅。亮。沈。約。之。譏。稍。賢。又。有。荀。彧。劉。穆。之。之。禍。是。故。出。處。之。道。君。子。愼。之。

平津侯論

古之。用。相。者。欲。其。尊。今之。用。相。者。欲。其。卑。古之。用。相。者。欲。其。智。今之。用。相。者。欲。其。愚。三代之世。公孤師保之臣。其權足以抑損人主之喜怒。有所不可。雖天子之意。不得行於其間。此無他。知天下之大。不可以一人任。恆貶嚴抑重。以養其伉直凝固之氣。以求佐其不及。其有不職。以禮退之。不若後世譴呵呼斥以加之也。相之不威自漢始。高祖起布衣。行暴戾以濟大業。君臣之間。皆御將之事。非所以施之相也。文帝優禮大臣。敬憚陳平周勃輩。而袁盎鼓以訣詞。自是以來。言相者始非三代之制。世獨怪平津侯起自草茅之中。裒然爲首輔。其傾諂姦媚。曾婦豎之不若。而不知皆武帝有以使之也。武帝之時。相之權去久矣。國家有大利病。天子獨與一二文學侍從之臣建議於內。百執事奉而行之於外。相不得知。其得與廷議。不外與羣司上下其議論。非有所謂平章而執其理也。其視相若贅旒然。苟以榮一夫之身而已。夫然爲臣者見上之無待於我也。益

爲親媚以自附。以求固一日之寵。其又安能不恇怯恐怖。趦趄苟容。僥倖於無事之福哉。不然。當武帝之世。用相至數十人。而其功烈烜赫在人耳目間者。始終無一人焉。未必皆其臣之不肖。亦其意向所射。嘗試以悅其易制者有以使之耳。今觀平津本末。閒有發論。亦嘗有意於賢臣之庶幾。一拂人主之意。則立起陳謝。巽懦如此。此不得比之諫臣。遑問相哉。嘗論漢武帝唐太宗皆有出羣之智。超世之才。然而治亂勢殊。賢否理異。抑獨何歟。則以能用人與不能用人已矣。太宗能屈己以就人。武帝則惟屈人以就己。使平津遇太宗。不失爲王珪。使魏徵遇武帝。亦一平津也。何問王珪哉。是故。古。之。人。主。知持。祿。苟。賤。之。人。必不。足。與。共。天。下。常。奬。進。名。節。之。士。惟。夫。功。名。富。貴。不。足。以。動。其。心。得。之。不。喜。失之。不。懼。斯。眞。可。以。爲。天。子。所。倚。重。而。社。稷。賴。之。爾。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胡廣馮道之流。皆鄙夫之尤。孔子之所謂患得患失者也。當危疑變故之日。在位皆平津輩。亦曰殆而。

魏相丙吉合論

爲相之道在別人才達治體虛心以應天下之務而不以己與乎其間若夫博聞强記輻輳爲用此侍從之臣備顧問之事非相職也昔文帝問陳平刑名錢穀不知曰有主者竊謂平非相而其言則相之言也自漢以來魏相丙吉相繼號爲賢者然二子者於爲相之道均有所未聞焉史稱相常使吏按取四方事每怪異者郡邑未上輒以聞吉用馭吏言先條長吏不任事者以此爲相溺其職矣今夫人主者察於稠人之中而相立焉非謂其耳目之遂與人異也而天下之事紛糾瞀亂雖以離婁之明師曠之聰不能手講而口畫也然所恃以莫之欺者吾之心常足以持其後焉耳是非可否者莫不有一定不可易存焉吾持是以往如立市廛之間權衡在手凡物之輕重莫或逃也然方其未至則銖兩之辨固有不得知者矣治天下亦然身不足以周天下之事而常燭於理智不足以歷天下之形而恆洞於情是以聖賢之道不逆億於前不疑慮於後公

平。四。周。而天。下之。事。舉。矣。今二人所爲。不過刺取陰事。條列事端。使之任一州。長一邑。足以副精明强幹之稱。惡在其可相也。夫健文之士。使之數典。或困於一日之遺忘。面勢之良。使之運斤。或慚於四支之强力。然人推焉者。謂不足以累其長也。安有爲相之重。而可以細微委瑣與之者哉。然亦人上者有以啓之之矣。夫人主一身。人思所以中之者衆矣。上舉。廉。則敝。車。羸。馬。日見。於。公。卿。之。門。上舉。孝。則割。股。廬。墓。不絕。於。州。郡。之。報。蓋其時宣帝起民間。自力於爲治。嘗思以英明聳動天下。而二人者。深識其意。厚爲周習。以應咨訪。其所以能終身居位。優禮不衰者。未必不由此也。然而天下之事。恃智力以爲之者。亦鮮不敝矣。予觀宣帝之世。甘露鳳凰之瑞。悉爲欺罔。人人皆知其非。而帝顧不之覺者。其嗜好有以溺之也。藉使當日者。帝問吉。吉有所不及知。亦未爲有損相之事。然而上以此多其臣。臣以此市其上。而後人且莫有議者。夫詡。小。知。者。忽。大。任。務近。取。者。昧。遠。圖。天下。未。有。有。餘。於。此。而不。足。於。彼。者。也。二子之相。亦遂止

於是焉。彼之所恃以見者。其道固如是也。

秦論一

古之聖王。所以剏有天下之業。以遺其子孫者。亦既爲之立法更制。見諸施行。而其廢而不舉。以自棄其成。則又聖王所無如何也。夫聖王之遺其子孫。迄於是而止。而終不能以無亡。然則聖王之道不幾窮乎哉。而聖王之意。以謂設爲長久之計。舍是而不能有加也。夫以力劫者。力盡則散。以威服者。威窮則離。其未至於盡且窮者。視天下之事。可以惟吾所欲爲。卽不幸而大拂於理。然而受害之處未始見也。及其壅而必潰。則勢如決隄。而尺寸之不可救。後人見其失之之易。以爲子孫之不肖。而不知其所以致此者。不自今日始也。聖王知慮天下者。聰明才力舉不可恃。而盛衰得失之故。亘今古而不能無也。於是深觀於原本之地。悉其所謂維人心者。而肆力焉。其涵煦覆育。惟恐一日之不至。而又爲之詩書之教。禮樂之文。進天下之豪傑。而課之庠序。其於君臣上下之誼。所

以相維而相繫者。蓋不啻朝詔而夕示之。夫是以天下之人。家誦其澤。戶歌其德。而相與束縛於大義之內。宜其子孫雖有背戾之行。侈縱之失。苟未至於如桀紂之甚者。而人亦不忍遽亡之。此三代所以長世也。至秦則不然。自孝公變法之後。非斬刈其父兄。卽囚繫其子弟。其於好惡之節。惟己之從。凡己之所好。雖甚害於民而靡不舉也。己之所惡。雖甚利於民而靡不違也。民視其君。若蛇蝎虎豹之與處。惟恐其去之不早。蓋己與三代之治異矣。正使始皇日率其下。告以忠愛之旨。柔服之意。而民尙恐莫之從也。又況中於李斯之邪言。舉古聖王之道。一舉而滅靡有餘焉。棄儒而用吏。棄理而用法。是其於天下不曰吾有以結之也。特幸其畏耳。而天下之人。亦不曰吾不可背之也。特不幸而畏之耳。夫其上下之間。勢已如此。而謂可以無事乎哉。故當始皇之身。天子之貴固已去之矣。而毒適中於胡亥。藉使値其未死。亦不能拊而有也。不然。陳涉一鄙夫耳。一呼而數十百應。舉天下之人。相與舍其室家父子之樂。以效其命。豈其性

之好亂哉。蓋發憤而快於仇秦也。誠令始皇席全盛之業。慨然知學校之不可廢。本詩書禮樂之旨。以與天下更始。漸以馴戰國任俠之氣。而正以導之。則其享國長短之數。雖詘於三代哉。若漢唐可也。

秦論二

法非嚴不行。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嚴則未有能行者也。且以天子之所恃以怖天下者。至於殺人而止。不能於殺人之外復有所加也。惟知其無復有加。而慎用之。則恆有以養其威。何以言之。聖王之治天下。必不使其有自棄之人。自棄之人。其不至於爲亂也不止。是故聖王詳爲之制。苟非極惡大罪。皆未嘗置之於死。匪直仁與後世異也。蓋開其途而不使之自棄者。道固如是爾。秦用商鞅之法。設偶語之誅。行是古之律。其甚也。刑棄灰之人於市。夫以殺人之罪。施之棄灰。則夫一時之人。其不在大辟內者尠矣。人人自視其身皆出自宜死之餘。又安望其不自棄。而力於爲善者哉。今夫田廬之計。妻子之奉。人情所不能

已者也。盜賊之發也。皆市井無告。不聞其首以富人。中有所戀故耳。借使陳勝吳廣之輩。知其身猶足自全。又孰肯抵死併命。以自納於無涯之誅者哉。始皇不悟。舉天下之人而應之於法。以斬刈爲奇才。以割剝爲上功。使天下騷然喪其樂生之心。二世踵而行之。而不知變。而亡國之禍。卒起於驪山之徒。斯固其含憤蓄積而發於一日之無聊也。刑與賞。皆不可極者也。刑極則玩。賞極則褻。聖王知之。設爲爵祿之殺。所以慎賞也。設爲流就之等。所以慎刑也。凡以防其太過。而不使之極也。嗚呼。用刑賞而不至於極。此乃古聖王之所以爲權者哉。

王商論

君子之所爲。無足以勝小人者。凡小人之事。悉君子所不爲。惟其不爲。而愈不勝。然則所以勝之者奈何。獨守在耳。爲小人者。旣與君子相持。則必搆爲不韙之舉。雖事之所必無者。猶將及焉。然足以愚一人而止。而是非可否之在人者。不可得而沒也。是故抑之而愈伸。晦之而愈顯。凡其所爲。適足以爲吾福。蓋其

所守者莫之能易也。若。爲。君。子。者。懼。一。日。之。及。禍。而。思。設。術。以。自。免。則。究。無。益。於。身。而。先。已。自。同。於。小。人。夫。是。以。古。之。禍。君。子。者。大。則。一。家。小。則。一。身。而。其。爲。君。子。者。固。自。若。也。今。則。不。然。並。其。所。以。爲。君。子。者。而。俱。失。之。可。不。大。哀。乎。觀王商受制王鳳。思納女以自救。鳳卒因是以構成其罪。歎其適與此類也。商在外戚中。亦所謂矯矯能自異者。成帝知商賢。以鳳故不能用商。商於此時去耳。鳳之於商。徒以權競耳。商去則鳳安。何惡於商。如以肺腑之臣。與國同體。不忍言去。幾何不以直言極諫死職下。戀戀高位。內顧無憀。思託一女子以蘄免。帝誠愛商。何有於女。如其不然。曾一女子遂足制耽耽者之死命哉。卽使商計得行。俾帝以進退大臣之權。出於帷房燕暱之私。忠臣愛君。詎得有此。商素厚自愛。其所以謬妄背戾。至於如斯之甚者。由其患得患失之私心。有以中之也。故夫爲大臣者。不可以無學。熟見夫古今成敗得失之數。決非一日之能自主。所得以有爲者。只此區區不可變易之節。講之也明。而服之也素。則雖倉猝之間。時

能有以自致。若中之既亡。則雖陳說古義。竊附君子之林。而其勢之岌岌。如浮雲之無著。風至則靡耳。尙望其能全乎哉。漢之末。爲。公卿。者。如孔。光。張。禹。之屬。皆一。念。之。不。自。克。者。而。溺。焉。者。也。幸。而。爲。二。子。而。安。不。幸。而。爲。商。而。危。要其。中。於。所。戀。而。失。焉。者。迄無。以。異。焉。爲人臣者其亦可以鑒矣。

管仲論

古來事業之失。必由乎始之歆以所難。一入於難。後卽求其易而不可得。善於。任。天。下。者。美有。所。不。趨。盛有。所。不。居。博稽。而。行。約取。而。成。夫是。以。力。嗇。而。恆有。功。不善任者反此。挾至高之名。而不熟審乎事勢之可否。及其不能。則又委而去之。以謂吾君之不足以有爲也。獨非謬歟。昔者管仲以才雄天下。一相齊國而霸。世乃尤其不王。嗚呼。使仲而欲王。則其不亡也鮮矣。何暇霸哉。徐偃王宋襄公皆王也。未有不鄰於亡者也。是故備棨梲之材者。不希欂櫨之用。飽蹄涔之潤者。不慕江湖之觀。自量審耳。古之爲王者。非利之也。如所不得已焉耳。又

必屏耳目之欲。絕聲色之好。以期於化。人有不服。修德以致之。不強之也。幸而來之。歸美於衆。不伐其功。此數者。桓公能之乎。仲惟知其不能。而思用其好名之心。夫惟好名之人。乃能屈欲以就名。而其去之則又易矣。效之不捷。則以爲毫而不可待也。仲知其如此。夫是故求爲一切之行。可見之功。汲汲謀快君之意而後已。以爲不如是將有所不可行也。以堯舜。望。其君者。詎可。施。之。桓。公。乎。哉。不獨。桓。公。春秋。時。求。君。之。足。以。與。於。堯。舜。者。而。從。而。事。之。有。終。其。身。爲。匹。夫。已。矣。君無。堯。舜。而吾。之。身。又。不。屑。爲。匹。夫。而。霸。之。事。出。焉。仲之不王。豈仲之過哉。或曰。仲之書山高牧民乘馬諸篇。縱言富國強兵之術。後代欣欣焉。王之不可復自仲始。曰。書之始。始於發揚所行之具也。身在富國強兵。而乃歷談道德。陳說仁義。此誣世之尤者耳。王之爲道。未嘗亡也。六經所存。三古之遺事。皆王也。仲知其不可行。而且愸棄焉。使人不得以疑王者病王。則仲乃深於知王者也。三代。下。善。爲。王。者。莫。王。介。甫。若。也。然。而。禍。王。者。王。介。甫。也。介。甫。不。能。王。而。行。

王。以王。毒天。下。天下。相。戒。以王。非病。王。而。何。然則仲之器孔子小之。孟子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孔孟之言非歟。曰。孔孟。之。言。究。原。之。論。也。恐。天。下。以。輕。王。者。亡。王。也。吾之。言。審勢。之。論。也。恐天。下。之。以。重。王。者。假王。以。僞王。也。

二疏論

疏廣及兄子受。各受知宣帝。奉命傅太子。未幾謝病去。公卿大夫餞之東門外。路人觀者。相與嗟歎以爲榮。迄今垂千餘年。士人君子言致仕者。必曰二疏。蓋莫不以爲廣受殆賢者也。雖然廣受特老氏之流耳。烏得爲賢。以吾所聞。人臣。去。國。之。道。三。量力。而。爲。才智。不。相。及。者。去。主。之。不。明。始若。甚。專。後棄。之。者。去。功成。願。遂。者。去。非此。三。者。弗稱。今廣。受。父。子。主。以。耆。儒。碩。德。抗。法。儲。貳。暇。則。講。詩。書。談。禮。義。優。游。漸。漬。是。務。無。簿。書。之。煩。奔。走。之。苦。不。可。謂。之。不。及。宰。相。薦。其。賢。天。子。降。顏。以。禮。之。處。之。賓。師。之。位。而。不。遽。臣。之。也。其。時。宇。內。清。明。號。爲。無。事。天子。方。與。公。卿。大。夫。脩。起。禮。樂。以。雅。道。倡。示。天。下。不。可。謂。不。專。太。子。年。十。二。通。論。

語孝經止於章句訓詁之學屏去脩身治國之務弗睹為之傳者溺其職矣謂宜崇進正直之辭以救失補過尚何功成願遂之有三者無一當而徒取決於一身一家之計使名高厚實之間可各據以為有人臣而盡如此君國曷賴焉其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大旨不外老子之書老之為教以自得為宗以苟全為貴以明得失審趨避為用故恆以與為取以舍為就而輒變化其說於空虛澹泊之中然其視君臣上下泛泛若人與人相値而固可忘也利害之機治亂之萌其身之可以自免雖不與聞可也而竊其理或有見乎富貴利達之不足長恃功名之難處而可以反乎世之營營而不知止者故上智或韙之儒者則不然其視政之清濁俗之厚薄惄焉若疾痛痌瘝之在己常思效其一日之區區彼豈有所利焉者勢之不可以已也孔孟之棲棲皇皇迄老死而不知止者顧不以是歟三代以下吾獨喜屈原迹其放流竄逐惓惓宗國之旨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揆之聖賢之道誠為近之後之學者方其始進若趨然惟不達其身

是。慮。一旦。志。得。或目。睹。乎。事。之。難。爲。勢。之。易。失。也。不思。所。以。維。持。救。護。之。術。而百。計。以。求。去。獨。以。其。憂。危。重。大。之。計。遺。人。主。以。自。爲。天。下。不。幸。有。事。若。輩。皆。路。人。也。譬。之。富。人。之。家。僮。奴。百。計。寇。難。忽。作。皆。懇。懇。以。求。脫。籍。其。可。乎。其。不。可。乎。吾愈不知二疏之去。在朝之人。亦有以是義相責備否。二疏聞之。亦誠見其然否。後世亦有以非之者否。而何以皆寂寂也。則或二疏殆賢者也。雖然誠如是也。吾愈弗信之矣。

衞青霍去病論

衞青霍去病。各以數萬人橫行絕漠。竭匈奴之衆。無敢攖其鋒。非兵。不。精。將。不。勇。所以。處。之。者。其勢。然。也。今夫兵家之言曰。客不如主。如其言。雖謂之不知兵可也。是故阻險熟。糧儲具。幸而勝。窮兵而不疑。不幸而敗。百里之內。可以待援。若此者。主之利也。然兵凶器也。未有求其十全無患而能濟者也。淮陰之言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危地而後存。是則幸其可生。而因至於死。幸其獲存。而

遂至於亡者。理固然矣。從古行兵之道。凡自戰於其地者。敗者八九。蓋其一軍之內。類皆自幸其身一日之無事也。其上下相視。惟以不得已而進戰爲甚不便於己。夫然則謀私而不專。氣動而不一。不待勢之小失。而其意固已攜矣。若夫出塞之軍。去國數千里。雖欲人自爲計。其勢固有所不可。合百萬之衆若一人然。委之鋒刃之下而不辭者。彼固知舍是而無以全也。故曹操之說。以虜擁吾歸師。而予吾絕地。劉裕之說。以兵既入境。人有必死之心。二公者。精於兵者也。今匈奴所恃以困漢者。止於遠其輜重。意漢軍不能至此。其戰漢之志固已苶矣。豈知引之愈深。則其致死之心亦愈固。困之愈甚。則其同謀亦愈堅。猝而臨之。夫安得而不敗。故夫追奔逐北。絕地萬里。使衞霍得藉以爲功。然則用兵之道。有可言矣。大凡敵之自遠來者。宜示之以堅。持之以忍。深藏以誤其心。久拒以挫其氣。逮其爲日已深。情見勢絀。可以一戰而覆之已。

其二

或曰。衞霍之爲將盛矣哉。終漢之世。蔑有聞也。然比而論之。其事孰優。曰霍不如衞。何以言之。今夫提軍萬里之外。謹烽燧。愼次舍。擇利而進。不爲苟圖。若此者。大將之事也。故兵法有之。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若其乘間抵隙。履險深入。因而獲利者。此裨將之事。非大將也。史稱霍去病嘗先大軍數十里逐利。此剽疾之卒。命曰軍鋒。常足以輔大軍之不逮。然百里而蹶上將者。亦往往有之。青之戰單于也。以武剛車自環。使敵失其平原廣野馳突之利。然後縱騎圍而殲之。此乃以客爲主。以勞爲逸之法。大將指麾於中。軍士有所恃以自固。敵自不能當矣。後人以青之不敗爲天幸。非也。去病之爲大將。其立功稍不如裨將時。何也。其所長者。固有時而不可用也。嘗論。漢。武。帝。時。將。才。議者。交。惜。李。廣。考其。所。能。不。如。青。遠。甚。其爲。人。儇。捷。通。脫。決不。足。以。當。大。將。之。任。其屢。經。挫。失。宜。也。所云軍不設斥堠而自無失者。蓋處之塞內。偶得自全已耳。純此而爲之。鮮不失矣。史稱唐太宗論將曰薛萬徹非大勝卽大敗。李勣不能大勝亦不至

大敗。夫能不至大敗者。真可謂大將矣。

江總姚察傳論

論曰。東漢之季。士大夫敦尙風概。顧惜名檢。清議所及。雖刑罰在躬。未足以踰。洎乎魏晉代嬗。此道遂微。而緇素之談。日盛於世。至於遺落世事。破壞道術。識者憂之。降及梁陳。此風不改。江總姚察二人均以文采藝能。輝映近代。然皆親受大戒。儕伍髡徒。孔孟之教。於斯忽焉。總位任通顯。委寄隆重。不聞有論思之言。開濟之略。專以委靡之態。浮豔之文。取悅人主。位雖公輔。迹乃俳優。衣冠道喪。於斯爲極。察雖似勝。然稱述之詞。出於其子。三代之公。無乃遠諸。至所云天性敦篤。清操皎然。盈篇累牘。語不盡誣。然其時主昏於上。政濁於下。傾覆之機。旦夕以待。察不聞畫一謀。建一策。得臣如此。亦何賴焉。然吾竊究三乘之旨。詳思苦空之義。主於置死生。一禍福。視人世如大夢。去利欲如脫屣。果如其言。義亦無惡。乃觀王夷甫見石勒百方陳說。冀緩一死。殷深源得桓溫書。手自裁答。

反覆展視。竟達空函之二人者。俱善清談。人士宗之。而其處利害之際。不克泰然。至於此極。亦安在佛老之言。便能使人沖澹性情。專一神志耶。總察二人。其浸淫彼教。雅有宿耆。然方陳亡之後。既無抗節之義。復乏鴻飛之思。處國如傳舍。事君如奕棋。勢在則為君臣。勢去則為胡越。其視陷胸斷脰。趨死不顧。真天下之大愚。烏有不議笑詆訕從之者歟。一時風氣所趨。不以為怪。至於綱維不張。本末交微。禍亂之極。靡不由之。其所以致然之故。乃以近世士大夫類無遠見宏識。其平居相誇獎。無所謂立身行己之事。言論之美。詫為偉人。文翰之長。詡以大業。雖以作史之才。亦未能大遠斯旨。以察之子思廉。身居纂述之任。至於表揚先烈。歌詠世德。亦已不遺餘力。察雖無甚足稱。亦何至躋與狎客同傳。無亦以總之風流文采。當世無比。引與同類。未足多識。然侏儒觀一節之效。思廉所見止於是已。謂之良史。吾弗信也。

傳緯傳論

論曰。傳緯生姿穎異。少在喪亂之中。披覽不輟。博極羣籍。凡所述造。斐然可觀。雖道素儒風。偶有不逮。抑亦可謂有志之士也。洎陳室既建。緯以才學應詔。遂颺歷東朝。贊揚儲極。後主嗣位。累遷清要。軍國詔命。悉出其手。匪直一日之相知。斯乃千秋之極契也。然緯任性自喜。氣凌其上。意蔑其下。羣情囂然。少所款洽。沈客卿施文慶之徒。以便辟固寵。緯日以讒見疎。亦其宜也。當此之時。君臣酣嬉。遺落朝事。綱解維脫。無復統攝。危亡之機。近在旦夕。緯以疎外之身。進退之際。尚自從容。遂能解紱辭榮。投簪歸隱。臣子之誼。未有所失。何乃拘攣牽制。不克自拔以自蹈憂辱者歟。或以緯受恩隆重。安危之理。與國同體。超然遠引。所不忍言。則夫攄忠讜之思。效懇款之意。諍主之道。固亦多術。今以。友。朋。之。好。親附。之。屬。素無。相。臨。之。分。等於。自。敵。以。下。宜若。規。過。無。忌。語可。自。由。然。猶。有。善。道。之。訓。盡。言。之。譏。人。主。之。尊。若。神。明。其。威。若。雷。霆。不。思。積。誠。以。感。之。廣。譬。以。悟。之。而。乃。搥。胸。鑿。臆。怒。目。裂。眦。使。人。忿。然。不。可。終。日。夫。擲。急。則。反。斫。急。則。折。理。勢。

然。也。人。臣。不。愛。一。身。之。死。而恐。吾。君。有。誅。賢。之。名。不。恥。一。言。之。忤。而憂。在。上。無。陳。善。之。益。綷於。斯。義。其亦。未。之。思。乎。若夫從諫如流水。改過若轉圜。此其虛懷大度。豈可望之中下者哉。況後主浮華不根。無任重之器。綷於平時。亦不聞有造膝之言。密勿之論。特以忿忿之意。發爲竭盡之詞。方以忠愛之道。亦已遠矣。然人臣之大患。莫甚於戀身家。惜性命。故宣尼有患失之規。子輿有避患之論。綷身在極刑。使肯回心易慮。詭辭以對。亦足逭不測之誅。邀寬大之典。而乃嘵嘵抗論。矢口無二。以視憂戚瞀亂。以枉生平。方斯蔑矣。使得遇有道之主。方將赦而用之。以爲人臣執節者勸。而綷竟賫志以歿。不可謂非不幸也。

劉晏論

劉晏能臣也。唐之中興。晏有力焉。論者不察。乃欲夷之言利之徒。豈不悖哉。方安史之亂。西京傾覆。累朝蓄積。掃地盡矣。加以商旅不行。戶口日耗。國家大計。一無可恃。夫饑寒切身。雖慈母不能保其愛子。今驅百萬之衆。使之前死於敵。

無重賞以隨其後。而又行者有飢渴之憂。居者有室家之累。則衆心日搖。且不戰而自潰。雖有李郭之才。不能爲之將也。權其贏縮輕重緩急之勢。而爲之制。使上獲其利。而下不至於病。凡其所規爲施設。曲盡乎人情物理之當然。而又法無所因。勢無所襲。意揣心造。洞達無間。史稱其有精力多機智。信不誣也。自德宗聽楊炎之譖。置晏於死。不數年間。卒使饋餉不繼。三軍大譁。姦邪因之。致有奉天之禍。使晏尚在。必能爲之規畫處置。俾沛然有餘。雖有朱泚之徒。亂何自起。則德宗不能用晏之過也。晏之存亡。係於唐之治亂如此。大功不錄。罪且隨之。此誠有識之士。所宜拊心於彼昏之不知。乃迂儒之論。徒以利之一言。爲君子所不取。於晏之死。尚嘖有煩言。不知所惡乎言利者。爲其專之於國。而予下民以不便。今晏之法。有無可以相通。而不至於拮据而無措。貴賤可以相捄。而不至於壅遏而不行。蓋自周公以來。能得周官之意者。一人而已。行之數年。閭閻蕃息。府庫充實。亦可謂有大效矣。其汲汲以用人爲先。自言士陷贓賄。名

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汙。尤所謂通達治體之論。自古以利事其君者。未有不敗。桑宏羊孔僅叢詢於前。桑哥盧世榮稔禍於後。獨晏爲之十餘年。軍國隱然賴之。而士農工賈。無一不受其益。蓋所。謂。輔。道。而。行。而不。爲。一。切。苟。且。之。計。者。也。作史之臣。牽於俗人之所聞見。而亦爲之貶詞。至求其罪不可得。則曰人多怨之。夫人。臣。之。道。莫。難。於。任。怨。莫。不。難。於。避。怨。彼媕娿齷齪之徒。日以顧慮人言爲計。終其身無一事之可爲。使其君獨以一身任天下之重。朝廷皆此等人。君國奚賴焉。況利之所集。不在上則在下。不在下則在上。上下不在。則在於中飽之蠹。今上。下。俱。有。利。則。其。中。之。無。所。利。可。知。也。無。所。利。則。怨。固。勢。之。所。固。然。亦。情。之。所。必。至。則。多。怨。乃。所。以。爲。賢。而足。爲。晏。病。乎。吾嘗論。長。官。之。賢。不。賢。定。於。胥。吏。之。口。胥。吏。以。爲。賢。則。真。不。賢。矣。無。他。便。其。所。爲。也。胥。吏。以。爲。不。賢。則。真。賢。矣。無。他。不。便。其。所。爲。也。今於晏之事益信。

蘇屬國張博望論

論曰。張騫蘇武俱以出使絕國。竭節效命。著名當世。觀其崎嶇危難之中。瀕死者數矣。而卒以自全。獨非幸歟。而吾以謂亦有人事存焉。大凡士之處世。務在氣之有以自勝。艱難困厄之境。吾身安焉。既已安之矣。則視若無事。而其天恆全。彼在外至者有所不能賊也。玆非所謂能以氣勝者歟。夫所謂能以氣勝者何也。蓋人之一身。其足爲大患。莫甚於死。然死。一耳。何取乎展。轉。袵席。之間。呻嚶。兒。女之。側。而遂。爲。可。以。死。哉。彼惟。所。見。如。此。故夫。呵。斥。詬。厲。之。及。斧。鉞。刀。鋸。之。設。饑。渴。頓。踣。爲人。世。之。所。不。堪。皆能。順。受。而。不。慴。以謂。是。數。者。皆於。吾。之。死。不。能。有。加。也。吾於。死。且。不。懼。則於。其。不。能。有。加。者。又。曷。爲。懼。之。哉。故其於氣。也。養之者常充。而守之也甚固。卽有陰陽寒暑之災。且能藉之以自衞。吾觀古人固有處患難之中。而膚革充盈。耳目完固者。其氣在也。彼夫處安樂之地。所以爲飲食起居之奉者。其具甚設。然而驕淫荒怠之失。早已中於無形之地。而其

所以自奉者。適足以速疾而召戾。何者。彼身雖在。而其氣固已苶矣。雖欲久存得乎。世之人平日既無讀書稽古之識。極其所志。止於貴賤貧富之別已矣。一有不得。則其心戚然恆有所不樂。況乃置之危難之交。偶一嘗試。僥焉不可以終日。故或利重於名。則貶節易行以求合。名重於利。則憂愁抑鬱以致斃。二者。賢不肖固殊焉。而其爲不足於氣者。則一而已矣。昔宋人蘇子瞻論賈誼以謂誼不能俟命以自安。憂愁哭泣以至於死。近於度量之不足者。吾故推其意而於二子者皆有取焉。夫天下大矣。一人之身。其所歷者亦衆矣。凡意外之變。雖聖賢均有所不免。顧其所爲可恃者固在也。人乃舉其可恃者。一旦失之。不謂之大惑得乎。

說文暘不生也說

暘訓充訓達訓長訓申。俱與不生訓異。段氏謂暘訓不生。乃義之相反而相生。是欲援治亂落始之例。如經傳中所云不顯不甯者。然許書中用不字入說解

者。俱不作反覆相訓。惟嚮不久也。恍不動也。與暘不生也相似。段皆去不字。則此不得以不生爲生。亦無可疑。桂氏又訂作才生。許書才下云。草木之初生也。以初生說暘。義亦未允。今按暘不生也。不生二字。非指草木而言。因草木之暘。而始見其不生。此乃釋暘之意。孟子草木暘茂下云。五穀不登。正其義也。草木暘而五穀不登。猶之草暘而五穀不生。知不生不屬草木說。則無可生與不生之兩不可了矣。許訓暘字。乃與艸部蓺字相對爲解。蓺下云。草木不生也。因樹蓺五穀。而草木不生。亦固草木暘而五穀不生。許皆於言外見意。惟彼用草木二字。此不用五穀二字。差不同耳。而意則無異也。段借爲蕩。本書蕩下云。艸茂也。許嫌與蕩同詞。故以不生爲義。經傳皆以暘爲蕩。人遂以艸茂二字爲蕩之的解。其實不言不生。暘之義仍未足也。又土部場下云。一曰田不耕。段云。場與暘義近。則仍以不生爲義。與此言相反相生者。自相矛盾。惟是場之不耕。指田而言。暘之不生。乃藉以明草木暘茂之意。亦微有不同。近人有以場暘爲一字

者。又非。

說文賢多才也說

許書說解。固有支離詰屈。不可意會。不得不爲之移文遷字。以求當於理而後已。若其義本自明白易曉。反自生疑難。以成不可了之局。此好事之過。不如仍本書之舊之爲愈也。貝部賢多才也。多才之訓。求之典籍無不如是。蓋後世賢才異訓。以有德屬賢。有才屬能。若統而言之。則能不可以賅賢。而賢可以賅能。此許氏以多才訓賢之說也。自戴侗創爲賢貨貝多於人也之語。段氏從而揚其波。而改多才爲多財之說起。段之言曰。賢本多財之偁。引伸之。凡多皆曰賢。然果說文異本。或前人所引有作財字。抑多財爲賢。古嘗有用之者。數者無一可。則固可決其無據也。莊子徐無鬼篇云。以財分人之謂賢。此其意重分人而言。非以其財也。且多財爲賢。其語尤乖刺害理。不可爲訓。造字之意。不如是。至桂氏疑本書當兼堅與才兩義。同時安邱王筠箸說文句讀。亦以賢之字當主

貝而言。其說解宜云堅多才也。玆又不然。桂所據詩卷阿正義引作賢堅也。然考說文臤下云堅也。古文以爲賢字。正義所引堅也二字。乃臤下之說解。非賢下之說解。竊以爲沖遠於此。蓋以證序求賢用吉士之文。毛詩本古文。序求賢當是臤字。意沖遠所見猶是臤。故既引說文。幷釋之曰。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爲人臣。故字从臣。此數語明是爲臤字作注脚。若序是賢。則賢是从臤聲。何得說到从臣乎。此自不得引以爲證也。說文之例。凡某下云古文以爲某字。此特明古文之借此爲彼。仍有二字之別。與某下云古文某。其併爲一字者。截然不侔。故以爲未有賢之前。借臤爲賢。可以臤賅多才也之義。既有賢之後。臤自臤。賢自賢。不可以賢賅堅也之義。如桂之說。以古文借臤爲賢。遂謂臤之訓可取爲賢之訓。試問所稱古文以爲者多矣。若皆可以互易其訓。則詖下云古文以爲頗字。完下云古文以爲寬字。而詖訓辨論。將頗亦可訓辨論。完訓全。將寬亦可訓全。有是理乎。則可知臤訓堅。而賢不可訓堅矣。抑又有疑焉。說文凡取

其義者。則曰从某。取其義幷取其聲者。則曰从某从某。某亦聲。或曰从某某亦聲。若第曰某聲。則取其聲而已。不取其義也。今賢下云臤聲。此取其聲不取其義明甚。不解桂氏。以取臤聲之賢。而必曲求其所以从臤之故。得無誤認臤聲。爲从臤乎。甚矣其疏也。至段之說以財改才。原其故特深疑多才二字。於从貝不合。故必沾文以求當。然說文所列之字。大半由偏旁生義。而亦有不可拘者。梟以鳥而从木。鋈以金而从玉。甚者犬部或非犬。艸部或非艸。謂能執部首以律之乎。況賢之从貝。不至如此之難曉。其大意尙有可言者。蓋謂古以貨貝相貿易。人從而寶之。賢之从貝。不過如詩所云。旣見君子。錫我百朋之意。古人好善之誠。或轉託於物類。以申其鄭重分明之旨。如金錫圭璧之類。不可枚舉。古所稱善人。國之寶也。惟善以爲寶。賢之从貝。亦猶是矣。一切經音義二十二云。賢者國之寶。用與貝同。其理俚俗。不足以諧經訓。然揆以造字之意。尙無大謬。惟其然。故一切經音義十。賢士之美稱也。又多才也。文六年穀梁傳君之使

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范注引邵曰。賢者多才者。正用許恉。夫多才也一語。自古相承用之。無有異義。獨至近日始有起而易之。而又無所佐證。謂可信爲的解乎。

說文衣象覆二人之形說

許君解衣。有曰衣象覆二人之形。古無衣而可以覆二人者。義甚晦澀。於是近人起爲之說。言人人殊。有以二人爲二乙之誤者。謂古者衣二尺有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有云覆二人則貴賤皆覆。上下有服。而覆同也。有以衣作𥨊衣之衣解。二人指夫婦。引亥从二人。乃一女一男爲證。有以許云覆二人者釋字形如之。猶曰反从爲比反后爲司之類。非說其義也。以上四說。大都聽其言則是。叩其實則非。何則。以人爲乙。其部次舛午。前人已辨之矣。且原書若果作乙。其傳本雖譌。說必別有所見。既無所本便是臆改。夫許惟以衣篆从二人。故出此語。以申制字之旨。若可云覆二乙。則上曰衣一語。足以括之矣。說解之二

人。可改作二乙以成句。正篆衣所从二人。亦能改作二乙以成字乎。其謬必矣。謂二人爲合貴賤上下而言。貴賤上下竟可統以二人。殊不可解。況衣之有貴賤上下。乃後人爲之服采以等級之。非胡曹作衣時。而卽有是也。制字必原其始。何以得云二人乃指上下貴賤乎。斯不然矣。以衣爲寢衣。自以爲極得覆二人之義。不知古者先有衣。而始有寢衣。人見其似衣。而亦以衣名之。故被襡字皆从衣。豈得以衣反爲寢衣之引申乎。且許果說作寢衣。則上文上曰衣三字。先是以矛加盾矣。又引亥之二人爲一女一男。遂疑二人乃指夫婦。夫亥主春陽發生之象。故有一男一女之義。今衣果何所取而二人必泥定夫婦爲詞乎。至以許爲說字形。非字義。不知象形之字。大抵卽形而義存。從未有無義而專有形者。若以衣下非二人。則許當但云象形。不當云象覆二人之形。此乃支梧掩覆。而於全書之例殊遠。夫求古人之意欲其通。竊謂許所云二人者。非泥定二人也。幷非泥定一衣而覆二人也。古人讀書。所謂不以辭害意者。正在此類。

蓋執而言之。則一爲一。二爲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爲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若通而言之。一者言其少而已。自二以下言其多而已。制字之意。亦如是已矣。試言之。厽象累坂土爲牆壁之形。累坂斷非至三而止。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形制。九一之制。所畫不止四。㠯象再尸象推之漸進也。小阜相推。當不止於再。而曰四曰三曰再者。舉言其多也。其非象形者。林爲羣木。而所从只二木。艸爲百芔。而所从只二屮。推此而言。二人者猶言衆已矣。論制字之本始。衣之用主於覆人而止。但衣爲人人之所覆。若制字竟作覆一人。則於人人所覆之旨不著。故比而幷之。許知其爲人人所覆而制此篆。而說解之例。則只宜仍其字而解之。不得竟改覆二人爲覆人人也。然揆以林从二木爲羣木。艸从二屮爲百芔。則用二之意。已在旁通類觸之中。後人既泥定二人二字。而又以衣覆二人。必是一衣。試問許君只用衣字。何以見衣上必加一字。夫以一衣爲二人用。則不可通。而以衣爲二人用。有何不可通乎。是固不待懸斷肊改。而本書之說自明。諸

家之說。大抵皆爭所不必爭者耳。
說文圜天體也圓規也圓圜全也說
說文圜天體也。圓規也。圓圜全也。圓圓即圜之或體字。許以天體說圜。極得制字之本意。蓋古人必得其最先之象。而圜以名焉。天之體圜曰圜。引伸之凡圜者皆謂之圜。轉而爲圓。又轉而爲圓。實一字也。後人强而分之。小徐倡之於前。繫傳圜下云此方員字圓下云小圜也圓下云此幅員字也分圜圓圓爲三義段朱二家揚之於後。段云言天當作圜言平圓當作圓言渾圓當作圓朱云渾圓曰圜平圓曰圓規圓之器曰圓遂一分而不可合。疑圓之非圜者。以其器也。圓器。圜亦器乎。似不可通。不知字之本動而以靜用者有之矣。後人以其難曉。爲之讀以別之。古無是也。圓當本是圜。引伸之又以名乎爲圜之器。而規之訓出焉。雖若甚殊。而其實則無殊也。無可疑也。疑圓之非圜者。天之圜曰圜。凡物之圜者。則多言圓。少言圜。然說文有正篆下。別出古文某。籀文某。後人竟以正篆爲一義。正篆下之古文文籀爲別一義。如此之類。皆同一字而異用。圜字當是或

體爲圓。後從而析之。屬天者圜。不屬天者圓。卽是此例。而遂謂圓之決非圜。自不可也。亦無可疑也。謹爲之說曰。圓之卽圜。以聲爲斷。圓之卽圜。以義爲斷。何以言之。昌聲睘聲相近。故字从睘聲者。多轉而爲从昌聲。如嬛从女睘聲。字亦作娟。上林賦便嬛綽約與魯靈光殿賦旋室㛹娟以窈窕正同郭璞訓便嬛爲輕利則以爲便捷之段借字非是便嬛自宜如李注訓迴曲則二賦所用自同繯从网。繯亦聲。字亦作䍐。上林賦䍐要褭西京賦䍐羅之所䍐結皆繯字許書不收娟䍐。明娟䍐乃嬛繯後出字也。此圓之卽圜。斷以聲之相同。而知之之說也。圜屬天。圓不屬天。此不外言其大概而已。必執而泥之。則固有立窮者矣。試思圜果屬天。圓不屬天。何以言天者。有時轉不言圜而言圓。大戴禮有曾子天圓篇禮記外傳云王者冬至之日祭昊天上帝於圓丘皆言圓不言圜之明證更何以不言天者。有時轉不言圓而言圜乎。如圜法司圜之類皆不屬天而言可知用圜者皆可用圓。用圓者皆可用圜。此圓之卽圜。斷以義之相同。而知之之說也。然則說文何以不明其爲一字。曰此非說文之舊。說文之舊。當是列圓圎二篆於圜下。而以爲圜之或體。後人見玉篇廣韻皆有圓圎字。而不與圜爲一。遂

謂說文亦當如此。而因以易之。又思欲別於天體之義。而不可得。而轉其說曰規也。圜全也。其說解之語。甚屬不工。而欲以羼許書之舊難矣。今繹其義。大抵即由天體一訓。推測而生。而豈知曰規曰圜全。其象早已具於天體之內。而何待贅乎。廣雅一書。號爲該洽。其釋詁一篇。臚字義甚富。而曰穎圜梋圓也。言圜即不言圓圓。蓋稚讓通人。猶能識圓圓之即圜字。故能灼然不爲今本說文所惑。近儒王氏念孫。不察其意。嫌其未備。因補出圓圓二字。以足之。而稚讓之意隱矣。竊嘗即廣雅一書。以訂說文之錯。而知圓圓爲圜之或字。固有不可易者。然語出於瓠。知必爲大雅君子所訾病也。

讀史謬言

遼水班師。詔立魏文貞之碑。蜀山駐蹕。遣祭張文獻之墓。已屬事後之明。更可異者。韓原敗後。竟誅慶鄭。官渡歸來。卒斬田豐。胡騎憑城。痛心芻索。燕師犯闕。太息齊黃。無解先時之誤。更可異者。奉天幾危。唐德宗不知盧杞。土木旣辱。明

英宗猶思王振。漢亡於强。靈帝之世。段熲之師。猶怖羌人。宋起於弱。太宗之時。曹彬之卒。挫於敵國。古今最不可信者四人。黃覇循吏。李廣能兵。張昭謀士。張浚名臣。古今最不易行者四事。蘇威五教。伊川坐講。考亭社倉。文成保甲。

表正則影直。故太宗納諫。雖裴矩之佞。得效挺挺之節。源垢則流汚。故穆宗信讒。雖元稹之忠。不免汶汶之失。

以莊列之文。發程朱之理。以蘇張之辯。抒龍比之忠。何妙如之。

關雲長之敗。吳明徹之擒。可謂知進而不知退。文帝之橫跳魏兵。理宗之首敗元約。可謂知得而不知喪。劉表之偷安江表。張士誠之株守吳中。可謂知存而不知亡。

慕容超不納五樓之策。退守廣固。卒中劉裕之計。唐代宗不用元載之謀。輕棄原州。遂成吐番之賁。小人之說。有時而得。宋用韓魏公之策。刺義勇於陝西。遂啓無窮之累。唐用溫彥博之言。處氈裘於塞內。卒致後日之憂。君子之慮。有時

而失。

李愬信降將而克。費禕信降將而亡。故推誠之道。必兼知人。唐憲宗不用人言而興。宋神宗不用人言而敗。故固執之功。必先擇善。

求忠臣必於孝子。何以王祥李密。不聞伏節咸熙之朝。眞宰相須用讀書。何以張禹孔光。不聞扶危元始之世。

陽虎說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通達事勢之言。武三思說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洞觀人情之語。

威蓋天下。無與本原之計。故周武帝之滅高氏。周世宗之併淮南。訖無再世之享。德結人心。始覩維持之功。故徽欽之蒙塵。哀平之短祚。卒啓中興之業。

婁師德之唾面自乾。直不疑之償金不辨。不謂之矯情而不可也。文中子獻大平策。昌黎公上宰相書。不謂之干進而不可也。

王處仲逆節。弟彬危涕。李懷光陰謀。子璀暴誠。故忠義自在人心。陳咸倦聽於

教諂。王安國危言於遠佞。故是非自存公道。
奸檜在朝。韓岳之功。委於唾手。江陵當國。譚戚之烈。易於拉枯。
江東八千人。橫於天下。蒙古四十萬。覆於中原。故談兵勢者不在衆寡。淮陰之烈。奮於市人。魏博之禍。成於牙卒。故聯人情者。不在親疏。

國語韋解補正敍

昔左邱明既成春秋傳。復取周穆王以來。迄魯悼公之世。爲國語二十一篇。至漢世始有春秋外傳之名。蓋春秋傳專主魯史。故曰內傳。國語則國自爲篇。故曰外傳云。自太史公卽斷爲邱明所作。歷數百餘年。而隋劉光伯唐陸淳柳宗元輒發異議。平心而論。秦火以後。遺文間出。率缺而不全。如此書者。謂其篇簡羼奪。誠所不免。而顧擯之謂決不出於聖人之徒。斯亦自用者之過也。今取而讀之。凡三代之遺文墜典。往往而在。匪直詞義之美而已。其傳寶藝林。非苟然也。漢之通人。如賈生劉更生之屬。皆喜是書。厥後鄭衆賈逵虞翻唐固孔晁諸

人。悉爲之注。惜皆軼而不存。今之存者。獨有韋氏一家之言。韋氏多採取鄭賈虞唐之說。而折衷之。其詞嚴潔不蕪。深得漢人注書義法。惜其於故訓尙疏。不及東京諸儒遠甚。故其中遷就舊文。以附己說者。所在多有。近人論著。則有董氏正義。及汪氏考異發正。黃氏札記等書。然董氏之書。多徵引舊典。而於文義之不可通者。反忽而不及。似博而實略。似精而實疏。汪黃二家。其心得之語。比董爲多。而未及成書。僅足以供參究而已。夫以。左氏。距今。代數。懸遠。而書。成之。久。迄無。一。人。焉。爲。之。疏。通。證。明。使讀。者。豁。然。開。朗。無所。觝。滯。庸非。憾。歟。竊維我朝開國以來。通人輩出。其治經之精。爲唐宋以來所未有。余以暇日瀏覽諸家撰述。見其於國語一書。亦時有箋疏。惜其寥寥無幾。獨高郵王氏。所得爲多。乃擇諸說之合者。悉纂而輯之。其有不足。輒以己意。謬爲附益。歲月既久。楮墨遂滋。因彙爲一編。名之曰國語韋解補正。補者補其所未備。正者正其所未安。備且安。而是書之本末具矣。惜余之陋。未足以及此。或曰。如子所爲。不近於詆

譏前人。而妄以爲得矣乎。曰讀書之法。與其過而信之也。甯過而疑之。善用其疑。則其信之也。決非徇衆口以爲然者比也。且韋。氏。惟。非。通。人。則。已。如。其。通。人。也。則於。抱。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者。吾。可。決。其。無。是。也。用是敢以一得之愚。自附於眇見尠聞之末。後之治是書者。容有取焉。宣統元年六月。侯官吳曾祺敍於滬上懌園。

戰國策補注敍

戰國策一書。不知何人所作。其文章之美。在乙部中。自左史外。鮮有能及之者。有宋一代。如曾子固李文叔孫元忠劉原父諸人。皆喜是書。而甚苦其難讀。蓋去古久遠。篇簡譌脫。文字漫漶。所從來久矣。余以暇日讎校一過。參攷諸本而定所從。閒以己意附列於下。得一百餘條。而其不可通者。尙二十餘條。不敢自作聰明。敬附闕如之例。以俟後之君子。己酉春日侯官吳曾祺謹識。

初等小學中國歷史讀本敍

余旣編輯初等小學堂歷史讀本。客或尤之曰。今之爲是書者衆矣。子又從而益之。是亦不可以已乎。余告之曰。子獨不見漢人之治經。經同而家法異。宋人之論性。性同而學派異。然卒不聞後之人。宗鄭而棄馬。宗朱而棄陸者。蓋人之讀書。其精神意識。各有所至。從而襮之。以爲一家之言。苟非庸下不足比數。識者未嘗不欲過而存之。余今取人所已爲者。法其所長。而去其所短。以自附於一得之末。客何過之深也。則且言余爲是書之意可乎。大凡編史之法。約有數蔽。史載上下數千年之事。卷帙浩繁。讀者恆昏然不知所用力。而約以爲書者。又往往經緯不分。根節無辨。不知逐層相承。隨步相應之法。名爲簡明。簡則簡矣。明則未也。其蔽一也。雅事韻詞。聞者色喜。而無與於一朝治亂安危之故。祇足爲治詩賦者之所取資。其體近於古之所謂類書。今之所謂詞典。資談噱則有餘。廣學識則不足。其蔽二也。上世之書。好談神怪。其事已爲聖人之所不言。而猶塵瀆簡端。津津不已。若取其娛目騁懷。則搜神博異之編。前古多有。何取

於是。其蔽三也。古之名臣碩士。其嘉言讜論。炳若日星。琅琅可誦。而無如限於篇幅。勢不能登。而或不能割愛。妄意裁截。首尾不具。反致晦塞。其蔽四也。數十年來。風會各殊。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譬如一日之間。自爲朝暮。一年之內。自爲寒暑。此祇宜臚列故實。使人自得於心。今必畫爲界限。某時至某時爲上古。某時至某時爲近古。某爲開化時代。某爲競爭時代。區別太嚴。反滋窒礙。此如論唐人之詩。不問其工拙。而汲汲於初盛中晚之分。而問以四者以何年而分。恐亦茫然不能答。其蔽五也。訓蒙之法。在鼓其興趣爲上。故爻彖之文。非不古也。性命之說。非不純也。而不妨少待焉者。知其性之所不近故也。今之歷史讀本。往往限於字數無多。力求省句。甚至一卷之中。祇足以記姓名具時代而已。而於古事之赫赫軒天地者。或缺然而不之及。卽及焉不過寥寥數語。其體殆如呼名之吏。手捧文册。詳其籍貫。載其年貌。而他不問也。讀史如是。尙何鼓其興趣之有。其蔽六也。格致之學。自有專書。今以取爲點綴之觀。略舉一二。挂漏實

多。反彰其陋。其蔽七也。綴詞之體。因時而異。其兩不相涉者。古之不可施之今。猶今之不可施之古。世之通人。好矜賅洽。每以新譯名詞。用之史籍之內。雖其隨事比附。非不甚工。然讀者駭之。竟不辨此語從何而起。其蔽八也。鄙人學術闇陋。於乙部之書。略涉其藩。未嘗深入其奧。今爲是書。深愧弇鄙無文。然於八者之爲害。則如戒律之嚴。所不敢自言而自蹈之也。客曰子之言辨矣。然而學境無盡。自知實難。焉知此書之出。不又有從而訾之者。余曰固也。余糾昔人之失。正使後人糾余之失。糾之不已。而從而是正之。則庶乎其爲善本者近之矣。

高等小學中國歷史讀本敍

今之論學堂者。亦莫不斷斷然以國文爲急。而苦於科學旣多。致減日力。余謂莫如於讀史之中。求作文之法。史之佳者。後人於馬班之外。推歐陽公五代史。以其人固文章家也。今之讀本。限於卷帙。無以極汪洋恣肆之觀。誠爲憾事。然譬如作畫。雖盈尺之紙。而一邱一壑。一花一葉。亦莫不具精心結構之妙。能者

爲之。而氣象爲之一變。固不得謂其無與於文事也。史體不同。有編年。有紀傳。有紀事本末三種。今之爲書。以代遞嬗。近於編年。或專言一人之事。近於紀傳。而因事命名。又於本末爲近。是三體者。殆兼之矣。而統之以敘事爲主。敘事之法。變化無端。或宜在前者。而反列之於後。或宜在後者。而反錄之於前。或專論一人。而他人可以兼及。或泛及數事。而一事實爲之綱。故其爲法。有提敘追敘類敘插敘之分。若徒以年月爲憑。則似官家之檔案。逐條分載而已。非史體也。惟其有數者之不同。因之有提挈之法。一綱既舉。而衆目始張。有照應之法。一音既發。而衆響胥和。有銜接之法。如妙手裁衣。縫合無迹。有比附之法。如畫工傳墨。濃淡相宜。如是則縱之而不見其繁。斂之而不見其簡。其不能者反此。議論太多。而失之泛。攷據不實。而失之誣。甚者首尾不具。前後相背。斯愈下矣。明乎此者。而文章得失之分。思過半矣。至於屬詞之道。或甚質而不俚。或甚華而不縟。興會所至。能使讀者耳目聰明。精神開朗。此非其效歟。然凡事言之甚易。

踐之實難。鄙人識量闇淺。早歲少涉文事。稍知好之。而苦於八口爲累。不得已始授徒以自給。而諸生之以請業來者。類不出於科舉之業。用是耗精竭神。敝敝然苦其不給。及夫年事日增。益復荒落。豈敢自附作者。謬以大言欺人。茲編所錄。又多抄錄舊文。亦不宜攘古人之作。以爲己有。而於其中整齊組織。頗費苦心。以期不負於平日論文之旨。讀者倘其鑒此區區。幸甚。

涵芬樓古今文鈔敍

余年未弱冠。卽好爲古文辭。愚不自揆。思欲悉取古人之作而縱讀之。每遇意之所喜。卽錄而置之篋衍中。歲月旣久。裒然巨帙矣。暇日無事。則出而觀之。儼若數千年間。通人碩士。聚之一室。相與上下其議論。以謂生人之極懽。無以易此。或尤之曰。子之爲此。豈眞爲學文之道宜爾。抑等諸耳目玩好之娛而已。余應之曰。固也。抑又有說焉。今夫孔孟之教人。其法可謂至矣盡矣。而其要必自博始。夫豈不知廣收而無功。不如嗇取而自得。繁徵而寡當。不如專守而易工。

然卒不以是教人者。勢不可也。夫人。必。身。歷。乎。五。嶽。之。高。四。瀆。之。廣。與。夫。宮。闕。之。壯。麗。城。邑。之。繁。盛。然。後。退。處。乎。一。邱。一。壑。之。間。偶。然。談。笑。之。頃。出。其。所。見。其。言。論。風。概。固。自。不。同。至。於。田。夫。野。老。目。不。越。畦。畛。之。間。足。不。離。戶。牖。之。內。其。喬。野。鄙。僿。之。氣。殆。不。可。一。日。而。立。乎。士。夫。之。側。固。其。中。之。無。有。故。也。惟夫治古文亦。然。上下數千年。其派別之流衍。風氣之變易。靡不瞭然於心。然後。深。思。而。得。之。以求乎。吾性。之所。近。而從。事。焉。法。其。通。而。去。其。蔽。存。其。是。而。戒。其。違。其。責。效。也。易。矣。若夫挾數卷之書。守盈尺之紙。因陋就簡。寶護甚至。雖欲旁通曲證。其道無由。而猶號於人曰。吾精也。吾約也。此爲迂謬之尤者耳。又烏睹所謂精且約矣乎。余既本此意而爲是書。又慮其所收既廣。其勢且漫而無紀也。乃仿桐城姚氏之法。分爲十三類。使各以類相從。又以姚氏之書。綱則具矣。而目未備。乃於一類之中。分爲十餘類。至數十類。熟乎此者。則所見易明。所爲易成。此可決之理也。始余從事於此。苦於家貧無所得書。日久遷延。旋作旋已。數年以來。

寓居滬上懌園。園之左有涵芬樓。爲庋藏古今圖籍之所。舊笈祕文。儲留尙富。余旣駑蹇無用於世。日以文史自娛。興之所至。恣意漁獵。而是書因得以次第告成。因命之曰涵芬樓古今文鈔。從其實也。然余之意固以是爲未足。方求多而未已。而以卜之後來者。抑將有俟焉。乃若泛濫不專之咎。以蹈於明哲所譏。固余之所不避也。書旣成。因推明所以爲書之旨。以弁於簡端。時宣統二年正月侯官吳曾祺翼亭敍於海上懌園。

古今文範初集序 原名中學國文教科書

國朝作者。首推侯魏汪三家。侯魏俱以馳騁見長。而結束稍嚴。魏爲勝之。汪則養氣斂才。而微失之弱。顧炎武黃梨洲俱有志於經世之學。不願以文人自居。而其集中諸作。儘有可存。方望溪刻意爲文。能力去繁蕪。體格頗爲嚴潔。而往往拘束無生趣。望溪故喜震川以上溯歐曾之作。同時有劉海峯者。受之望溪。而以授之同鄉姚姬傳。姬傳雖得力於海峯。而實有出藍之譽。今觀惜抱軒文

字。雖不足方駕歐曾。而置之震川集中。實亦未肯多讓。厥後流傳既廣。天下翕然尊之。稱爲桐城派。當海峯之世。有錢魯思者。從問其業。每以師說稱誦於陽湖惲子居。武進張皋文。二人並善其言。遂盡去其聲韻攷訂之學而從事焉。於是陽湖之古文特盛。謂之陽湖派。而其流所衍。比之桐城爲狹。姬傳生在雍乾之世。鉅儒碩士。所在相望。又太平無事。得從容於著作之林。其才力皆可以自致。而其時士爭汲汲於治經。深思詣微。深入無間。其攷據之精。直闖馬鄭之室。諸君子自立幟志。號曰漢學。然人之精神思慮。有所餘於彼者。必有所詘於此。故其集中所存。往往不合於古文義法。至不足當識者之一笑。其雅擅兼長。如朱竹垞汪容甫諸公。而寥寥不可多得。姬傳氏所以爲一代大宗。而莫敢與之抗者。時使之也。曾文正公亦盛推桐城。而欲少矯其懦緩之失。故其持論以光氣爲主。以音響爲輔。其可傳之作甚多。桐城以後。無有抗顏行者。同時有梅伯言者。居京師。相與上下其議論。又有朱伯韓龍翰臣諸人。亦各能別張一幟。中

興之初。文人學士。崎嶇於戎馬之間。展轉遷徙。而述作不輟。如魯通甫王少鶴管異之之屬。皆有志之士。其得意之作。時欲突過前人。吳南屛吳摯甫薛叔耘多在文正幕中。時得接其緒論。故所得皆確有淵源。其餘名篇鉅製。確然可傳者。所在多有。盛矣哉。自宋以後。未之或先也。今裒而錄之。得文一百四十三篇。爲第一集。惟人存者不錄。

古今文範二集序 原名中學國文教科書

金自明昌以後。文雅浸盛。趙秉文爲一代宗工。主盟壇坫。王若虛黨懷英之徒。俱稱作者。迨其末年。遺老俱盡。元好問最後死。巋然爲魯靈光。元氏之文。自闢町畦。不依傍韓歐門戶。其一種淸曠之致。自能脫然埃壒之表。在金源氏一朝。無足以樹旗鼓者。元之虞集姚燧。俱有盛名。虞敷暢而失之弱。姚矜鍊而失之澀。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馬祖常宋本柳貫黃溍揭傒斯之流。各有佳製流傳。比之虞姚。亦未見其孰先而孰後也。明初宋濂劉基。學有淵源。而不能爲其至。

化治之世。李東陽以文名傾動宇內。朝廷有大制作。悉出其手。其文舂容大雅。盛世之音已。迨李夢陽出。倡爲高論。屛棄自唐以下。謂文必以秦漢爲師。一時學者翕然景從。何景明從而和之。世以何李並稱。然二子之文。亦不相類。李文光燄逼人。而時有矜心作意之失。何則斂抑鋒鋩。而醕厚簡質。尙有西京風味。惜年不永。而不能盡其才。其後李攀龍王世貞繼出。悉主夢陽之說。蓋數十年來。學者奉爲不二法門。王愼中唐順之初亦規倣夢陽。後忽悟歐曾作文之法。乃悉變而從之。天下稱曰王唐。然試取二家之文。律以歐曾集中得意文字。王爲近之。唐則往往以馳騁爲豪。而乏含蓄之妙。恐不足以爲入室弟子。歸有光跧伏閭巷之中。其文取徑歐曾。以上溯龍門遺跡。是時王世貞方負重名。遠近奔赴。獨有光不善其所爲。至目爲妄庸巨子。當日聞者頗不以爲然。然而事久論定。則二人之優劣。識者自能辨之。比之劉原父負其博贍之才。嘗譏歐九不讀書。然歐文之存。劉固莫之逮也。自是以後。鍾惺陳仁錫之屬。多以己意評騭

古人文字。然識趣卑陋。無可觀者。而民間相傳。奉爲科律。於古文一道。去之遠矣。其彼善於此。如袁宏道張溥者。然皆不離於自鄶以下。今選其佳者。得金文一十篇。元文二十篇。明文九十七篇。爲第二集。

古今文範三集序　原名中學國文教科書

文章至五代之世。敗壞極矣。其時士大夫崎嶇戎馬之間。無暇留意翰墨。間有一二存者。亦不能工。勢使然也。宋興已數十年。號爲治平無事。而名人著作。不克追漢唐之盛。其時楊劉之體盛行。然不過整比音律。穩順體勢。於著作之事。未之有聞也。獨有穆伯長者。稍具古意。而氣力時有不逮。逮歐陽子出。一時風氣爲之一變。歐陽之文。名爲力追昌黎。而其體格乃絕不相似。蓋善學者取其神。不善學者襲其貌。此正歐陽子之深於韓也。而南豐曾氏。臨川王氏。眉山蘇氏。父子兄弟。接踵並起。各以旗鼓相見。明人朱右彙而集之。以與韓柳相配。然小蘇尙不得與。只有七家。至嘉靖之世。茅坤始標八大家之目。於是凡言文者。

自秦漢而後。莫不以是爲歸。此外雖有佳者。擯不得在主盟之列。至於南渡之後。浸浸衰息矣。然踔厲風發如陳同甫。夷猶淡宕如陸放翁。皆足以俯視一世者也。歷考宋氏三百餘年間。理學昌明。名儒輩出。而語錄之書。力求明顯。一切村談里語。皆所不禁。例以吐屬爾雅。猶之東西南北。相背而馳。此亦不能爲之諱也。惟紫陽朱子。浸淫於名理之中。而文之明白曉暢。使讀者渙然冰釋。雖無意爲文。而波瀾意度。殆無一不與古作者相合。固不必其以人重也。今選自五代至宋之終。得文一百四十首。爲第三集。

古今文範四集序 原名中學國文教科書

晉代之文。以潘陸爲大家。潘則詞旨要妙。而善於言情。陸則氣體高華。而工於談理。沿及六朝。而鮑謝盛於前。徐庾昌於後。然皆爲駢體之宗。治古文者罕有及焉。唐初王楊盧駱並稱。號爲四傑。多沿六朝風格。同時燕許二公。皆稱作手。四方碑版。悉集其門。率裔皇典重。合於臺閣體裁。至昌黎氏興。而數千年風氣

爲之一變。昌黎之學。貫穿經史。下至諸子百家之書。靡不加意探討。而其力又足以驅使之。故其爲文。雖奇光怪。不可逼視。而其歸以道德爲主。蓋自秦漢以後。文之以氣行者。惟昌黎一人而已。同時有柳子厚者。起而與之齊名。子厚仕京師時。文尙不能爲其至。迨其貶黜以後。徧歷楚粵諸山水。覩其嶮巇湍悍諸狀態。一一發之於文。又離愁憂思。蘊其才不得施設。退而恣意於學。故其一種勁峭之才。幽渺之旨。深得於屈宋之遺。他人雖學之而不能及。此外如李習之皇甫持正孫可言皆得力於昌黎。而竊取其議論。然皆才力有所限。能踐其藩。而不能闖其室也。自此之後。國運日衰。而文章亦掃地盡矣。其稍可稱者。如皮襲美陸魯望之流。間有雅製流傳。然大致楚楚。比之一邱一壑。足以助亭臺池館之勝。而與之談泰岱之高。江湖之大。瞠乎後矣。今選自晉至唐。得文一百七十六篇。爲第四集。

古今文範五集序　原名中學國文教科書

周秦以上之文。六經之外。如國語國策及莊列申韓之書。其不入選者。大旨已具之全集例言中。案周末文之善者。多出於楚人。自屈原以後。又有宋玉景差之徒。其所作謂之楚辭。以其體製於詞賦爲近。故不之及。今所選者。自李斯始。斯亦楚產。初學於荀卿。後乃盡棄其學。導其君爲焚書坑儒之事。爲千古罪人。而文之雄放瑰瑋。則後世無有能出其右者。固不能以人廢言。西京之文。如司馬長卿揚子雲。皆經義詞章兼擅其勝。枚叔鄒陽則專治詞章。董江都劉子政專攻經義。賈鼂留心於經世之學。而其爲文皆有以得乎天地淸明純厚之氣。而司馬子長傑出其間。漢文之有子長。猶之詩學盛於唐。而有杜子美。書法盛於晉。而有王右軍。莫爲之前。莫爲之後。而奮然崛起於角技爭能之世。而爲之長雄。顧其精神才力。專萃於史記一書。而此外祇推任少卿一書。並不再見者。何也。班孟堅生於中興之後。而竟與之並稱。班之才不及馬。而謹守繩墨。尺寸不敢自踰。此其所長也。蔡伯喈以一代宗工。起爲之殿。其集中所列。尤以碑版

之文。擅絕一代。自是之後。迄於三國。數十年間。雖古意不足。而瀟灑風流。時能自脫於埃壒之表。後人動稱建安正始者。蓋以此也。時則曹家兄弟。及王陳劉應徐號爲七子。翕然爲海內所歸。竊謂子建之逸才秀發。自當絕出於諸人之上。其豪雄似其父。清越似其兄。得其一者。已足以追古人而名後世。今選自周秦至三國。得文一百十三篇。爲第五集。

書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後

以余。觀。古。今。文。士。所。挾。持。未。足。取。必。於。天。下。其。停。泓。汎。濫。俯。仰。百。變。以。悅。人。之。耳。目。至。支。離。骫。詖。而。不。衷。於。道。事。乃。至。淺。鮮。然。而。遭。逢。之。錯。出。治。亂。盛。衰。之。故。靡。不。由。之。抑。獨。何。歟。是時漢興七八十年。宇內少事。而司馬相如之流。所在間出。迄乎元成之間。號稱極盛。見諸著作。彬彬大雅之林已。天下幸值無事。太和翔洽之氣。雜襲鬱盎。必有所發以洩其奇。而自來聖帝明王。亦莫不以清燕餘閒。優柔翰墨。賓接儒士。以畢論議之旨。歸於控顚引末。觸類見義。用以弼成治

道蓋亦從事國家者之支流餘裔不勞而獲其效之大略也雖或不適於正然譬之鐘鼎彝器無益飲食之具至於順適耳目娛樂心意究與木罌瓦缶殊科而布衣下賤之子或以一日之知而立之天子之側銜恩遇發忠款覃精竭思作爲詩頌歌賦用之導揚休烈闡示盛美垂之後世備一代之典誇耀觀聽永永無極語或少諛抑臣子忠愛之念不可沒也夫然則君臣和悅上下歡忻休徵瑞應循念而至而禮樂之事起矣是故古之學者喻之曰下有才而不舉人主之責也上有美而不究亦有司之恥也迄乎後世雅道陵夷闒茸猥瑣之輩充斥職列英俊之士無所洩其亹亹之思悲咤憂憤觸事而發時則有變雅之詞騷人之作牢愁感歎不平之鳴始衆夫然故盛位無昭融之光高才有戚嗟之窮原其所以過亦均矣然後知文章之途其極乃與世運並獨怪世人喜疵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之文以爲無裨風諫之美徒增夸大之失心竊非之數子之文蓋庶幾乎治世之音已有識之士其欲覘世道者其亦以是徵之

重修泰寧縣朱子祠記

出縣東門五里有地曰小均坳。相傳宋朱文公避僞學之難。讀書於此。康熙中。邑人丁師儒因而祠之。祀以春秋二仲。歲月既久。陊剝將盡。余以光緒己亥抵泰寧教諭任。既至數月。乃徇諸生之請。葺而新之。凡增庳爲高。剷穢爲平。去穿而完。易黝而明。舊觀既完。靈響斯集。工甫畢。而余又以受代當去。乃進諸生而語之曰。昔宣聖有言。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考其生平。畏於匡。微服於宋。餓饑於陳蔡之間。勞苦頓踣。幾不獲全。乃與其徒十數人。詠歌先王之風不輟。何其暇也。繄我文公。當慶元之世。孱主在位。奸人竊柄。仇視正士。詩書禮樂之旨。爲世大禁。名捕四出。身爲僇人。乃其蹤迹所至。於講習討論之事。不懈益勤。幾若寒之需衣。饑之需食。一日去之而不可得。蓋古之君子。不憂其身之死。而憂學之不成。不能自遠於患害之來。而信其大業之不沒於後。世所爲孜孜汲汲而爲之者。道固如是也。今吾與諸君子幸生太平無事

之日。乃相與因循玩愒。以苟歲月。其於古人之事。不旣遠矣乎。則夫斯祠之立。所以羞懦夫之顏而作之氣者。或有助焉。則皆應曰諾。退而備書其語以爲之記。

病鄉記 辛巳九月重陽後二日病中戲作

病鄉古郇瑕氏國。春秋之世。晉景公朝諸大夫議都之。納其臣韓厥諫不果。抵病鄉有二道。曰醉鄉。曰溫柔鄉。其餘途徑牾雜。遠而至者尙衆。要惟二者爲孔道。其風土不逮二鄉遠甚。故人罕土著。客游者恆促裝恐後。惟顚連困頓不能自拔者。乃久不去。俗偷惰。不事。執業。甚者。終日。施。牀帷。以。居。自爲。宵。晝。尤厭賓。客。有謁者。拒不。納。惟至。親。密。友。乃延。入。密。室。絮語。移。時。去亦。不。送。由病。鄉。北。行。曰。無。何。有。之。鄉。氣候。慘。烈。非人。所。居。病。鄉。中。或人。衆。不。能。容。則以。是。爲。尾。閭。消。息。地。云。太古之世。陰陽風雨。順敍無舛。人罕有至病鄉者。後乃漸繁。神農設法驅之。黃帝復命岐伯廓淸其域。由是以次遷徙。幾廢爲墟。自時以後。歷千百年。

入之者至不可勝數。其講長生久視之術。終已不履其境者。蓋千萬無一二焉。然病鄉雖在人世獨尙淡泊無强弱之爭榮辱之計泯泯然不知功名富貴之可樂則又爲諸鄉之所不及云。

外舅楊洵若先生家傳

先生諱用霖。字洵若。侯官人。楊氏。曾祖夢捷。祖友蘭。皆舉於鄉。父鴻彬。以道光丙寅科舉人。大挑一等。授江蘇銅山縣知縣。無子。撫長兄之子爲後。卽先生也。

先生少讀書。穎悟異凡童。稍長治經甚勤。性嗜書。購致近萬卷。家貧。旋棄去。有力卽復購之以爲常。凡爲所讀者。校勘精審。丹黃爛然。顧不喜爲舉子業。年近三十。尙應童子試。會徐壽蘅侍郎督學閩中。以考亭文集訓士。鋟板以行。集閩中士善書者。以先生宿學精於許氏說文。延之主校事。遂獲補博士弟子員。先生旣不肯爲世俗排比之文。每試。日未昳。輒投卷而出。意若不屑者。以是累不得志於有司。卒以不遇。先生性至孝。銅山公先娶陳氏。繼娶張氏，最後娶鄭氏。

年與先生等事之曲有禮意。尺寸無所忤。鄭氏將有所嫁女。貲不足。議斥其宅。時先生家已貧。同族屢以爲言。先生嘿然不應。平生喜賓客。所至客常滿。既貧不能供具。常以爲憾。性和易近人。與人言。無少長。委曲盡歡忻。酒酣。娓娓談古今事。窮日夜不倦。以故人咸樂就之。所著書俱未就。獨有史游急游篇詳註藏於家。

楮生傳

楮生宣城人。得姓在後漢之世。自秦以上。文章之富。學者交稱竹氏帛氏。迄楮氏出而二氏並廢。楮氏族盛徧天下。而惟在宣城者於世爲望。生性潔白自喜。好修邊幅。風格特峻整。立稠人中。望如白雲之舒空。邈然有脫離塵垢之想。顧常和易。自王公貴人。下至里巷。咸與交。一見執手盡懽忻。旦夕流連忘倦。以是愛之者衆。善讀書。記述絕人。廣博無涯涘。自六經諸史。以及諸子百家之藏。莫不畢覽。每友朋譚讌。設一疑。送一難。倉猝不能決者。生至爲臚舉顛末。人人各

滿其意以去。素簡默。至遇昔人是非可否之辨。娓娓累千百言。聞者咋舌。時國家承平久。天子詔徵博洽之士。置之文學侍從之列。有以生應者。召對稱旨。用有日矣。有讒之者。謂生泥古不通。諸所陳說。多空談不可用。於是。天。子。不。說。卒以。是。廢。生。既。廢。惟。託。翰。墨。自。娛。菆殘。自。放。風。流。文。采。非。復。曩。時。晚。乃。卜。居。書。城。病。蠹。而。卒。

贊曰。自生之沒千餘年。楮氏之族人大以舉子業顯。使生尚在。未必其不果用也。惜哉。然生。固。性。僻。自。任。使。其。尙。在。其。遂。如。族。人。所。爲。以。至。於。工。與。否。舉。不。可。知。亦。未。必。其。不。果。不。用。也。是。則。其。沒。也。安。在。其。果。可。惜。哉。余獨感生之遇而爲之傳。

余感近世取士之失。墨裁考卷之刻。日傳萬紙。因戲爲斯傳。使楮生者無其人則已。若果有之。吾知其將託身以藏耳。必不爲斯世用也。

贈高嘯桐序

丙午之冬。余友高公嘯桐解梧州守而歸。與余相見滬上。別十年矣。既握手相勞苦。因問公治梧如何。公笑而不答。蓋公素伉爽喜言天下事。以謂一守之任。不足竟其所學故也。會朝廷病庶事之不舉言路之不得其人。思得通達治體之士。能言人所不敢言者。出應其選。廷臣以公名上。公至試第一。士大夫相與告語賀得人。而貴臣有不悅公者。從中尼之。竟罷歸。未幾。德皇登遐。今上嗣大位。攝政醇親王監國。以次變易庶政。向之不悅公者。立罷職以去。使公試後數月。必能見用於世。蓋可知也。夫御史五品官耳。自勝國以至我朝乾嘉之間。率以處州縣之吏之善於其事者。今公以郡守得之。非美擢也。而識者爭爲公惜之。何哉。豈不以世方多事。人才之難得。而大儒之效世所延頸跂踵。而思一見之者。乃與山林隱逸之輩。同閉匿於蓬屋之下。爲可歎也。獨怪自古爲小人者。其始亦止於圖度利寵已耳。必使正人君子。不獲一日居朝廷之上。充其所爲。若樂天下之亂而幸焉者。夫天下之亂。即於小人之身。亦有所不便。顧謂其幸

焉。此豈人情也哉。而一念之私。不欲人之發其覆。遂以順己者爲善。以不順己者爲不善。至於舉朝之臣。皆婭訾囁嚅之徒。而天下不日卽於亂者。自古未嘗有也。嗚呼。此固聖人所謂苟患失之鄙夫。而無所不至者也。而公適與之相値。此豈公一人之不幸。乃生今人將有待於公者之不幸也。公之自京師歸。同人多以言爲贐。余不與而追爲之。故後云。

虞臣先生七十壽言

學者將欲明聖人之道。雖有聰明才力。恆苦於不能自致。於是乎奉一人以爲師。師者所以燭是非。鏡同異。期以無隕者也。漢氏之興。賈服馬鄭諸儒。處煨燼之餘。掇拾遺文。發明大旨。類皆以章句訓詁之學。倡起後進。所號召各數十百人。古義既遠。學者恥言師。獨唐韓子冒天下不韙。起而爲之師。而文章始盛。洎宋景祐明道間。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如皋胡翼之。均以師顯。胡氏之學最

盛。當是時湖學之名滿天下。蓋自孔孟既沒垂千餘年。爲師者可謂衆矣。然其立教之法。陳規設臬。顯而易見者。莫如胡氏爲最。嗚呼。何其備也。我虞臣先生嘗以名進士官京師。以太夫人年高乞假歸。家居數十年。志行峻潔。懔然若崇山巨防。嶄絕畔岸。雖素所交游故舊。莫敢干以私。既累主鳳池致用正誼書院。慨然以興學爲己任。方致用之設。一時人士方狃於苟簡。相顧齚齬。其視治經諏史。隱然若患苦之在身。先生始至。條分區析。俾就於理。大都主胡氏之旨。使高卑遠近。秩然井井。歸於以平易。誘人隨其所業。而爲之次第。約取以爲精。序引以爲進。示之以疑。以觀其能斷。窘之以奧。以觀其能通。理有所隱。分類以覘其歸。未嘗以私臆專己見。有所憑引。顛以博其趣。不敢以舊觀囿前。蓋大略之可言者如此。行之數年。執業之士。乃欣欣相聚告語。始毅然以古人爲必可學。而追悔其平日自小之見。其平居語人則曰。學問之於人。猶饑之思食。渴之思飲。濾之思起。倦之思息。一日之內。還相爲用。而靡或輟焉。今爲學則不然。愛好

奪。於。中。而。事。故。乘。於。外。一。人。之。身。幼。而。壯。壯。而。老。其。得。心。力。於。所。謂。儒。者。之。事。蓋。亦。寡。矣。幸。而。進。於。是。焉。則。又。朝。耕。而。暮。耘。早。發。而。夕。至。不。能。則。餒。矣。無。怪。其。敗。也。曾祺既已謹聞而嘿識之。又獨以謂近世學術之壞。教人之不得其理。抑有由矣。大抵無務實之意。而有盜名之心。先爲誕漫無涯之觀。以眩惑耳目。及其教人。愈不欲一發其覆。而冀其素所襲取者之卒可幸焉。其畏之愈甚。則匿之愈固。其憂之愈切。則保之愈堅。於是乎真意日亡。緦緦然日謀所以求勝。斯非所謂無具而自大者與。取非其有而以爲誠然者與。獨先生於世俗誇耀之美。悉謝而不居。其謙約之意。出於至誠。雖有少年英銳之氣。勃若不可遏者。幸而立乎其前。莫不爽然自失。幾若起立之無所容。以此言之。人之度量相越。用心之公私廣狹。其同不同。蓋愈可知也。今者先生年七十矣。道履康勝。不異平時。仲冬之吉。實維攬揆之辰。諸嘗在弟子之列者。謀以一言爲壽。以命曾祺。曾祺事先生垂二十年。每旅進呈藝。輒逾量而進之。益得以發舒志意。悉出其胸

中之奇。及遇他人。則多所不喜。用是恆以逆億爲文。而求所謂闒茸猥瑣之態。以娛悅耳目。卒以不工。而所至輒蹶。既感生平相知之雅。用敢肆其狂言。然所以發明盛德大業。以爲學者法者。語不敢有私。請以質世之知言者。謹敘。

少永叔父六十壽序

曾祺之生。已不及見吾先大父朝議公。稍長有知識。則聞先大父爲人伉爽自喜。與人言。內外單盡。不爲欺詐。急人之急。惟力是視。既畢而退。無德色。無倦容。既以此自任。卽以命于後之人。先大父有丈夫子四。叔父其季也。少岐嶷。先大父絕憐愛之。不復苛以學業。顧獨私從破篋中。掇故書讀之。則已略得其大意。十歲偶作項羽論。先伯祖教諭公見之。因大驚異。致先大父書。有家有才子十年不知之語。卽檢楮墨之屬以賜。所以期待之者甚至。洎先大父沒。家益貧。先君授徒于外。攜叔父以偕。時叔父年十五六。則能勤苦自奮。記誦倍常兒。不二年。徧讀羣經。習應試文字。尺度咸中。顧不得志于有司。試輒不售。時粵寇煽亂。

蔓延且數省。閩上下游日告警。貨物者昂其直。旦夕枵然。無所得食。有招之司會計者。不得已應之。居無何。遂辭去。歸視盎中米已盡。卽發書讀之。晏如也。已未。補博士弟子員。又八年舉于鄉。又十年成進士。由農曹改教職。選泉州教授。自官泉州。俸祿之微。束脩之薄。食指十餘人。僅足以給。然三族中有不能自贍者。或廩之署中。死不能葬。男女長不能具婚姻者。無不有以佽助之。往往稱貸以應。叔母張恭人。性柔婉。知大義。無世俗纖嗇態。每事輒贊成之。故責負日以增。乃甚于爲諸生時。曾祺旣私憂之。嘗爲書數百言。略及所以節嗇之道。叔父心善其意。然弗能易也。凡人當意氣方盛。慷慨赴義。有若鷙鳥之發。及夫世事日更。人情日熟。則有悔其往日所爲而去之者。獨我叔父。待人之周。與人之厚。蓋天性然。前後之間。殆數十年。如一日也。其平居無他嗜好。每至塾外。聞書聲琅琅。則忻然竟日。或弟姪輩呈所業。見其日以進。則益大喜。故于每歲延師之費。恆竭力任之。戒家人無得以疏失虧禮意。時復以其所有。致殷勤焉。嘗語人

曰。使我死之日。篋無餘帛。廩無餘糧。而子孫能讀書識事理。于願足矣。此亦可以覘其風概也已。自吾家每不能以委瑣齷齪自同于世。世號爲拙。凡所與接。卽窶人子。或相與握手爲款曲。彼世所目爲有氣力者。視之不能有加禮。或議論激昂。必欲出其上。欲有所干請。輒面發赤。竟坐不能置一辭。卽有人尤之。後乃復爾。曾祺既自知之。以視吾兄弟皆然。以謂是先大父以來家法然也。時或困乏。無以自給。則戚戚爲私憂。亦有遇事奮發。意所欲爲。閒以力所不逮。輒詘然而止。則又自歎去吾叔父遠甚。蓋于吾先大父得十之一二而已。不如吾叔父甚相肖也。叔父昨歲以二次俸滿。例謁大吏。居省垣兩月。曾祺日往問起居。見叔父飲食不減。精神完富。縱談至夜分。無幾微倦怠色。每歸道諸家人。以爲笑樂。蓋自古養壽之術。雖復苓不盡有功。惟中心坦然。無所牽附者。恆爲長生久視之徵。信夫其天全者。而其外所不能賊也。今歲七月二十八日。爲吾叔父六十覽揆之期。弟曾祥書來。語曾祺當以一言爲獻。以謂不屬之當世貴人。及

一時名士。皆叔父意也。會祺自三四歲時。卽從叔父受學。又依叔母以居以養以教。以至于成人。今已四十五年。且抱孫焉。自愧無所成就。無以慰叔父叔母之望。則姑以于文章一道。粗有通曉。具述其所見。後乃致其頌禱之義。雖未足盡叔父生平。實不敢一語有溢焉。謹序。

陳母闕宜人六十壽言

余年七八歲。獲謁同里翥如陳先生。先生爲人師。性凝重。終日危坐。生徒數十人。帖帖無敢譁者。余亦强矜飾。有問則對。時或竟坐未嘗出一語。後余稍長。操筆學爲文章。先生見之喜。乃霽威嚴。相與道古人事爲笑樂。先生年四十餘。鬚髮皆白。望之乃如六七十歲人。又數年。先生沒。余與諸公子燿兩灼三游。二人咸重余。余每見之。未嘗不思先生也。先生甫冠爲博士弟子員。娶於侯官闕氏。卽太恭人。父昭武都尉松泉公。家雄於貲。素禮重儒士。故以女歸先生。先生家甚貧。訒夫贈公棄世後。母魏太淑人主持家政。百務劫劫。恭人既至。處之怡然

若所素習者。太淑人與人語。輒及太恭人之賢。凡陳氏內外有娶婦者。必舉以爲法。以余所知。太恭人生平。孝於姑。睦於娣姒。仁於宗族戚鄙。恩於婢媼。勞心以治事。故精而不煩。酌理以制言。故簡而多中。至於鎭定不擾。凡遇可驚可駭之事。不以一毫見於詞色。類於讀書而有養者。凡此者。里之人皆能述之。不俟余之一二談也。顧余獨有感焉。余家舊僦居城北華林坊。環舍一里。被服儒者。近十餘人。此十餘人者。遠或旬日。近或一二日。輒相聚。語各出所得以參互。其同異。要於當乃止。間或持意見不相下。語益讙。大聲出戶外。已復怡然。時或治酒相召。致流連竟日。惟未嘗爲蒱博之戲。時先生兄弟三人。子厚訥如。二公皆與余先君子及伯父叔父亦往往造焉。今數十年耳。欲從而問當日之事。而後生小子。罔有知者。蓋老成典型淪謝盡矣。偶詢及其後人。半泯然不復可識。間有立志較然。讀書可以自樹立。而饑來迫人。至奔走衣食。徙業以自給。欲如燿兩兄弟之趾美名德。克昌其業者。邈然不可復得。豈不以賢人君子積慶垂裕

古。人。所。云。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者。理。若。可。振。契。致。然。如。數。君。子。者。不。乏。有。道。士。也。而。陵。夷。衰。微。如。此。抑。又。何。說。哉。余。竊。惑。焉。余又聞耀兩言太恭人治家嚴。恆以禮繩耀兩兄弟。不使有子弟之過。先生既沒。諸子尚幼。太恭人課之讀。恆夜漏數下乃罷。嘗語之曰。汝父剛正取忌於時。汝等宜善繼之。勿使他人議我後也。以故諸子輩皆懔懔自儆惕。無有玩愒以滋戾者。由前之說。天也。非人也。所不可知者也。由後之說。乃人作而天應。人作而天應。雖不謂之天可也。所有可知者也。耀兩以翰林改官江西新昌縣。將迎致太恭人於官舍。今歲月日。適太恭人六十週甲之辰。以書乞余一言為壽。余思為人子者。不以得祿為喜。而以備物致養為可樂。不以一官為榮。而以政事修舉使士民頌美歸善於親為可幸。耀兩其以此言為然乎。用書以為太恭人壽。其於尋常頌禱之私。當有以異焉。謹敘。

黃孟修墓誌銘

公諱增。字孟修。黃氏。侯官人。父宗彝。國學生。家故中人產。嗜讀書。不事家人生業。以是傾其貲。公早孤。能嶷嶷自樹立。弱冠已通六經大恉。二十餘。補博士弟子員。癸酉歲山左孫萊山學士視福建學。方舉拔萃科。羅致知名士。多至數十人。公裒然爲舉首。然公所作制舉文字。率沖澹有遠致。不能爲華聲縟色。以娛悅當世耳目。閱者率不喜。卒以不遇。方公受知於孫萊山學士。每試皆第一。余適爲諸生。往往見公立稠人中。軀幹偉然。議論風發。屏息拱聽。不敢接一語。後數年。寶應王補帆中丞剏立致用書院。延侯官鄭虞臣戶部掌教事。余與公具就肄業。每試日發問。或典制隆重。衆皆瞠目不能舉。公獨引紙疾書。頃刻千餘言。條理甚具。徧視座人。見者各咋舌。時則陳喜人蒓。張燮鈞亨嘉。劉紹庭大受。施文波魯濱。皆名下士。文章彪發。各執牛耳相長雄。然語及治經。則相率推公。斂手無異辭。又四五年。鄭先生移主正誼書院。旋歸道山。此數君子。喜人紹庭。文波。先後卒。獨燮鈞官京師。聲息不相聞。余亦留滯邵陽。邵陽僻陋無學者。莫

可。與。語。者。悁。鬱。鬱。不。自。得。回。思。昔。時。友。朋。文。字。之。樂。渺。如。隔。世。人。生。聚。散。離。合。之。感。不。常。如。此。可。念。也。公既累不得志於有司。最後應徐季和學使聘。校士於浙中。公初至。以形迹羈孤。斤斤以禮法自守。踰數月。侍郎乃大賢之。嘗語人曰。如黃某者。非獨經師。乃人師也。公亦感知己。勞苦不自休。某年某月某日以暍疾卒於杭州使署。年五十有二。徐公哭之慟。徧告同人。厚賻以歸之。餘以贍其家。議者以是多徐公。公亦以謂公之賢有以致之也。公無子。以族子某爲嗣。死後數年。其友吳曾祺追爲之銘。銘曰。既昌於學。乃嗇於時。天道昧昧。信非吾所知。

劉君小村墓誌銘

君諱炳熙。字小村。侯官劉氏。歲貢生諱萱年。常授徒里中。學者稱藜村先生。君父也。君少神明開朗。讀書所至洞然。甫冠補弟子員。治舉子業甚精。累不得志於有司。顧爲之益力。然卒不遇。生平慷慨自喜。好邂逅赴人之急。性剛不能容物。遇夙所不喜者。不能勉强爲忻懽。卽與嘗爲暱。至其有過。諍之力貌若甚慍

者。人受之或不能堪。後察君意良善。則又以君爲有道君子人也。家貧旅食於外。數月輒返。返則閉戶讀。數月復出以爲常。余家。與。君。近。少時。每。相。遇。於。途。後乃。與。君。善。數相。訪。或語。移日。乃。別去。吾兩。人。每。自。恨。相。知。晚。而君。已。不。幸。死。矣。年四十有四。悲夫。侯官陳敬庭亦君所喜士也。語予宜爲銘。銘曰。天道昧昧。非可意窺。胡豐於學。乃嗇於時。誰爲爲之。而止於斯。後知君者。請眎此辭。

逸箴

汝有耳目。汝有心思。七尺汝軀。胡不可爲。而汝忽忽。日逐於嬉。氣餒。則。敗。業荒。則。隳。及今。弗戒。曷其。有。時。矢志。弗。怠。聖賢。所。期。

褊箴

人言。之。是。見汝。能。從。人言。之。非。見汝。能。容。皆益。於。汝。介介。奚。庸。汝不善受。豈非汝懵。觀山知量。觀海悟胸。立心渾然。大道之宗。

矜箴

汝之文章。豈可謂工。汝之識慮。豈可謂通。汝乃自喜。曾不卑衷。持較古人。則知汝惷。志長。道遠。曷其。有窮。所以。志士。思心。忡忡。

易箴

意氣。太盛。有受。其陵。語言。太輕。有受。其侵。人言。有意。汝白。無心。縱其。無心。胡不。自懲。小忿。既積。大患。斯乘。深沈。不曜。尙其。欽欽。

歲癸未余春秋三十有二去古人道成德立之期不遠内乏父兄之訓外無師友之規過失之積曷其有極因摭生平受病之由作四箴以自儆

墨壺銘

聚墨成形。鑄銅爲質。蘊蓄待時。滿而不溢。

陳潔如誄

維光緒十九年三月十八日。友人陳君潔如卒。嗚呼哀哉。庚辰之歲。始遇君於都門。一見相傾。遂定交焉。後乃館予於家者二年。晨夕聚處。從容讌語。靡所不

盡。故知君爲深。公生數歲而孤。事祖母某太宜人生母某太宜人以孝聞。處兄弟間。始終無纖芥言。與人交。豁達出肝膈。意所不可。規責不少貸。聞者或面發赤不能堪。公獨不顧。故淺中之士。亦時有非之者。然引與共患難。勇銳奮發。不以危苦易慮。斯乃萬夫誦義。莫之異詞者也。其英才達識。度越儕輩。爲人決成敗。懸策而中者。十常八九。故里黨間或有事不能晰者。往往就而諮焉。螺江陳氏。爲吾閩望族。數十年來閥閱相望。以公之能。使竟所施設。必有可觀。顧獨齎志以沒。其足悼嘆爲何如也。既屬宿分。匪同私言。乃作誄曰。行以。志。植。道乃。心。俱。貞詭。事。別。達迂。趣。殊。方惡。戾。俗。員期。守。吾。二者。合。揆。昔賢。所。徒。猗歟先生。範爲士模。激揚古誼。濯淖世途。通不傷介。俠而近儒。爰自髫齔。惻惻早孤。出入重闈。禮法不踰。伯仲三人。握手相須。孝友之性。籍甚士夫。凡今之人。害去利趨。尙集於菀。無集於枯。公獨不然。終始不渝。急人患難。危苦在軀。若病勤煦。方顚愼扶。高誼周至。淪人肌膚。爽直自憙。抒誠以孚。人有一善。百方慫臾。如其不可。戟

戟不詄。聽者意迕。語猶喁喁。或者愛公。謂無乃迂。公笑告人。何見之麤。古稱益。友。直諒。同。符。直無。理。枉。諒乃。實。輸。我誠。不。逮。庸敢。自。誣。中外。單。盡。豁無。垣。郛。善苦。者。藥。有稜。者。觚。亦卒。用。此。爲衆。所。愉。謂公。信。人。我胡。惷。愚。善處疑事。鏡燭刃剉。中其竅窾。執其筦樞。衆所不解。來就公諏。一言之發。蒙翳立袪。性喜通脫。不爲繩拘。劇談詭辨。懽洽喧呼。奇趣勃發。溢於座隅。茶味方熟。酒魂始蘇。載笑載言。如何可無。我初識公。返自京都。扁舟南下。風濤首塗。幸得縱遣。釋此勞劬。館我於家。益獲淸娛。公有佳兒。驊騮甫駒。公時氣盛。仰首天衢。相朂壯志。未忘遠圖。邇來見公。竊竊私虞。意興漸索。形神已癯。長算遠蹠。竟止斯乎。生死數定。何所覬覦。獨有一事。伏枕長吁。白頭在堂。景迫桑榆。曾不少待。叫天何辜。廣莫之野。泱漭之區。四遠所至。皆公履絇。公去何往。訊彼靈巫。念我良執。五內軫紆。嗚呼哀哉。

吳穀生誄 代

維光緒壬辰八月某日。穀翁吳老先生以疾沒於里舍。年七十有五。嗚呼哀哉。公孝友臻至。根自天性。逮其幼年。長老嘆異。既長棄儒而賈。日與市豎伍。顧和平坦易。人不忍欺。亦卒以此致富。公既有所積。念先世宗祠未立。出貲爲族人倡。既成。置田以供祭祀。規畫周盡。期於可久。又以其餘視貧不及葬者。婚娶之不以時者。孤煢之不克自立者。爲之區處諦當。若己事然。顧謙謹殊甚。與人言。委曲自達。惟恐傷其意。雖久與處者。從不見其有疾聲厲色。凡夫非意之干。牽以情恕。无妄之至。可以理遣。斯言諒矣。若其禮先文士。賓接儒者。終日汲汲。如恐不及。又其天性然也。斯乃。所謂。修名。貽後。不關。珪組。之。榮。道素。在人。無與。鉛槧。之。業。者。已。吾鄉舊多耆年宿德。數十年來。零落略盡。所恃以振起善俗。式化浮靡。緊公是賴。而公不幸亡矣。則信夫老成人不可多得。而古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者。爲不誣也。爰綜其生平而爲之誄。其詞曰。

人生百年。一映似耳。其生也存。其沒也已。獨有善人。有異於此。親朋失聲。小大

臨視。翕然詞同。載其懿美。問何能然。厚德之以。孜公生平。一鄉之士。無聲於時。不躋於仕。獨禀道心。式符元軌。爰自重年。昭愼擇履。子弟之過。誠知免矣。既周世途。益豁事指。行無越思。言必達理。方今之人。匪我心喜。深中少誠。厚貌致詭。舍此康莊。卽卽臲垝。公獨不然。化吝去鄙。無或表襮。洞見單裏。聞善導成。聞惡敎止。賢者相勸。惡者內恥。自其族人。徧於桑梓。暴無良侵。强不弱犄。待公一言。以爲臧否。伉爽尙義。無改終始。人有緩急。若事在己。焚券指囷。載在前史。以古方。今前後同揆。賓禮文士。敦愼自矢。月夕開觴。風晨倒屣。終日笑言。忘其年齒。有園一區。俯瞰江沚。坐有詩書。居遠城市。四時有花。三面皆水。時聞茗香。乍落棊子。此中有人。既壽而祉。豈伊希夷。或說園綺。我家於茲。累世無徙。元白共鄰。朱陳同里。交既忘年。坐輒移晷。人事不常。流光難恃。歸神混元。高謝塵滓。私諡之設。禮以義起。今乃無之。盛德曷紀。輟哀以辭。敬視斯誄。嗚呼哀哉。

高嘯桐誄

維宣統元年二月十三日。長樂高公嘯桐。病沒於滬江寓次。嗚呼哀哉。公沒之前一年。大臣有薦公應御史試者。公至試第一。而公故伉爽自喜。抵掌論天下事。侃侃無所諱匿。一時貴臣號爲有氣力者。恐公進且不便於己。以計沮之。竟罷去。公既歸。靡日不以國事爲意。會先皇升遐。外議籍籍。以謂亂且起。公聞之大戚。乃爲書數千言抵京師。皆時政之大者。世固不得聞也。時公已病甚。恆晝夜歎咤不自寧。人有勸公宜稍自逸毋太苦。公感其意。然卒不爲止。病革時。詢以家事不應。忽大聲呼曰。氣機轉中國有望。目遂瞑。嗚呼。此亦可以覘公之志事也已。予交公二十年。於公習。乃摭其生平大略。而爲之誄曰。

患氣。方積。時豈。無人。惟其。不。用。乃與。亂。鄰。猗與我公。絕類軼倫。行爲士表。學乃世珍。孝友之性。根於道真。廉介之操。規約矩循。公之志事。寡愉多呻。萬感所集。叢刺在身。公之議論。吐故離陳。導其機倪。以決其堙。如幽得燭。欲渡獲津。精思所積。乃通於神。方公未出。講學是務。四方學者。負笈來赴。孰稽非疑。及領自悟。

相材而培。合冶用鑄。以其晷閒。稽求掌故。上下千年。豁其差互。口講手畫。博而多趣。名流漸親。耆宿亦附。光華尙韜。名德已樹。四十之後。公始出游。一日之間。名聞諸侯。禮之上賓。有事諮謀。長裾旣曳。前箸是籌。手握郡章。來守梧州。梧俗好鬭。朝暱暮仇。懦者閉匿。無罪而囚。公至數月。教令大修。武而不健。仁而不柔。野無愁歎。路有輿謳。有命自天。俊乂攸致。獻替是司。疆禦無避。公試於廷。懇款陳義。裒然舉首。大饜羣議。帝命近臣。疇咨爾位。孰是人斯。陰賊多忮。謂公之來。且敗吾事。樂彼娖訾。怵此瑰異。媢疾之私。何所不至。君門九重。方躋而墜。人爭惜公。大用不施。我獨賀公。脫此鞿羈。早眠晏起。飽食而嬉。公曰忍哉。非義之宜。獨樂良是。先憂其誰。吾胞吾與。前民我師。景皇升遐。公病支離。家人相戒。勿使公知。公一聞之。涕下交頤。憤積損性。憂多傷肌。病如可療。此則何醫。屬纊之頃。語不及私。大聲疾呼。中國可爲。可爲不爲。伊誰實尸。知公此去。屬有餘悲。嗚呼哀哉。公之生平。待人不欺。人之有過。正詞相規。人或內愠。私相謷訾。久乃大覺。

謂公可思。人有急難。仗公扶持。公之赴之。拯溺餔饑。願或不獲。力則不遺。公之好客。性實爲之。足迹所至。霧集景隨。獲接素心。公顏爲怡。語雜莊諧。聽者忘疲。公死之日。同聲涕洟。遠近奔赴。惟恐後期。盛德之感。乃至於斯。嗚呼哀哉。自我中年。習爲文章。如行大野。四顧彷徨。聞人議論。肆口囂張。是甘非苦。譽紫訾黃。聞公有言。脫去故常。公善裁別。析入毫芒。授我祕鑰。抉其幽藏。別公十年。業墮意荒。白頭重晤。私願幸償。偶有述造。俟公來詳。同志日少。知音云亡。追念疇曩。如何可忘。嗚呼哀哉。

祭何伯希先生文

維光緒十七年二月十四日。姻世愚姪吳曾祺謹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伯希大姻翁大人之靈曰。猗歟先生。志行貞純。含和履世。秉素居身。粵在弱冠。天挺偉人。亭亭擢秀。韡韡當春。多文爲富。下筆有神。觀政秋曹。遂縉朝紳。追風勁足。縱海脩鱗。遠圖方展。夙負未伸。拂衣歸來。斂性悟真。講席既啓。門徒日臻。加之

礱斲。納以陶甄。宗風大暢。榘行同遵。晚歲好道。絕景離塵。元關擊奧。淨域問津。惟沖惟嘿。大化之鄰。一朝怛化。典型孰親。桂酒旣設。椒漿旣陳。靈其不沫。尙望來歆。嗚呼哀哉。

祭鄭虞臣先生文

嗚呼。生今之人。拘俗囿時。自公視之。乃非意所期。觀公。生。平。簡伉。自。喜。不能。與。世。逶。迤。人之。望。之。隱然。如。崇山。鉅。防。勿得。而。逼。窺。然立。乎。其。側。則又。溫。然。以。熙。坦然。以。夷。至其。一。舉。一。動。靡可。獲。而。訾。此乃。萬口。一。喙。而匪。有。異。詞。其學雖不究於用。其衡文較藝。力追古人之遺。用能變氣體之敝。而救風流之衰。後生小子。人人自以爲得師。大儒之效。具見於斯。自公之沒。讀書諏古之士。茫乎罔所稽疑。如行乎東西之歧。倀倀然不知所之。心懾乎跬步之迷。如某等之卑力淺貲。公獨以爲可教。納之門牆之內者。二十年於茲。顧乃忽忽將老。而廢不自治。凡古所謂後死之責者。不自謂克爲。則惟涕下交頤。以致其無窮之悲。公靈如

在。尙鑒此區區之私。嗚呼哀哉。

祭高嘯桐文

維宣統元年二月二十三日。愚弟吳曾祺謹具淸酌庶饈之奠。致祭於吾亡友嘯桐高公之靈曰。古皆有死。死而有聞。亦何慟乎斯人。顧使有心之士。相與流涕被面。亦不自解其何因。獨念我公生平。自其爲一介之士。其視天下之事。終日戚戚。隱焉若患苦之在身。而見者不察。乃疑其無病而常呻。洎夫一官中歲。又以謂未足大其澤於斯民。一旦徵車赴闕。聞者氣振。其將立乎天子之側。與公卿大臣相與上下其議論。亦庶幾素志之一伸。胡爲乎直道叢詬。大才蒙嗔。白晝交衢。變爲鬼燐。關梁不通。猛犬狺狺。信世路之未泰。抑天心之不仁。公今往矣。其將歸葬乎崇山之麓。野水之濱。而其英靈之不沫者。固不難渺塵世於一瞬。指大虛而爲鄰。獨祺之荒落日甚。又喪我直諒之友。其能免於君子之棄。而小人之親。嗚呼哀哉尙饗。

祭郭遠堂先生文 代

月日受業某謹以清酌庶羞致祭於遠堂夫子之靈。曰。嗚呼。惟公。之生。天固。不。苟。然於。其。身。使朝。廷。有。人。疆圻。有。臣。退而。教。授。於。里。而生。徒。畢。親。其體。魄。雖。敝。固知。氣。斂。不。散。必將。爲。山。川。之。神。況其名聲不滅。流在萬口。不散爲霧露。而噓爲灰塵。宜識與不識。相與咨嗟愾慕。咸若抑鬱而不能伸。況乃小子侍公最早。而得公最眞。曾手次公之論著。今一展誦。猶然筆墨之未沫。而芬芳之常新。則其炫焉而不自已。信非無因。嗚呼哀哉尙饗。

祭亡弟少蕖文

癸未歲七月十日。阿兄曾祺揾泪操文致祭於三弟少蕖之靈。曰。嗚呼。吾與汝爲從父兄弟行。服小功耳。然使吾乃有親兄親弟之戚何哉。吾與汝同年生。汝爲人愿謹。尺寸不敢自踰。而恆隔閡而遠其通。吾每欲以意廣汝。汝雖不以爲是。亦不以爲非。吾生平乏嚴師友。任意自弛。汝甚不喜。輒爲吾言古人不朽事。

蓋隱隱有以期吾也。吾爲文章。放曠自喜。出於繩尺之外。惟汝不知其不可。有所述作。時出而謀焉。往事重重。具在心目。縱吾與汝。不爲兄弟。而此一念相知之誠。其亦宜幾何悲也。汝捷春明歸。見吾意氣甚下。商所以自致之道。吾卽不敢以一第待汝。謂汝宜求大者遠者。以自異。以勿囿於時。嗚呼。使知至此。悔不。勸。汝。嗇其。精。神。省其。思。慮。以逸。其天。以不。至。於。死。卽死。亦。不。至。如。是。之。速。是則。使。汝。有。今。日。者。亦。不。得。謂。非。吾。之。過。也。汝之疾也。大哥來述汝病狀。吾未始以爲憂也。比至汝家。見汝神散聲微。額間汗出。倉皇覓藥。日昳始進。則已無及矣。向令汝之甫病。卽得良醫。或不至於死。然而。汝。不。自。知。死。疾。汝。之。家。人。又。不。及。知。豈得。謂。非。命。也。耶。汝之。死。前。一。日。詣吾。坐。久。之。謂吾。瘦。黑。近有。何。苦。吾曰。無。之。汝猶。爲。吾。述。適。生。之。事。彼時。雖。觭。夢。幻。想。遽知。須。臾。之。間。而。遽。哭。汝。也。汝數年來。哭子者二。稍一語及。悵然者久之。然汝年甚壯。後顧方長。而汝視之。乃若不勝其傷者。由今思之。乃信其非祥也。臨終神識凝定。重念後嗣。指度兒爲請

者再。吾時不以死待汝。支吾以應。汝卽不敢復言。吾知汝雖死。其將以是不能無望於吾也。旣念以汝生平。愛吾之深。信吾之篤。吾顧不能寬其無窮之悲。吾誠有心。何以處此。今以度兒嗣汝。汝果有知。可以瞑目。已與大哥議定。凡遇終七六旬百日大祥小祥及葬虞等日。俱令到汝家持喪。自後以歲時起居祖母大人。其餘仍在吾家中。以汝家兩世淸孀。憐此一子。必然鍾愛太過。縱容驕情。有子不令。與無子同。但在吾家。自無此慮。吾爲汝策其萬全。並無一毫之私。天日在上。吾不食言。汝宜知之。自茲以往。汝之母妻大哥任之。汝之子吾任之。庶能少慰於汝。汝其勿憂。人生在世。自有盡時。爲壽爲夭。所爭幾何。由後溯前。共一糞壤。屬纊之間。俯仰無怍。撒手而逝。亦不可謂非大快意事。吾生平好持此論。聽者咸以爲狂。今以告汝。汝以爲然耶。以爲不然耶。果以爲然。吾與汝均可以無悲也。獨念汝之立志自奮。宜可有爲。又年時未莫。早已致於科名之途。時艱方迫。或能出其區區以補於世。卽令宦不達。志不遂。而斂其聰明穎異之

姿。以大肆力於文章。其必能爲傳書以見於後。今乃舉不可得。此則不能不太息痛恨於強有力之天。而懷欲陳之者也。吾之告汝者盡於此而止。嗚呼尙饗。

文體芻言

總目

頌贊第十一 目五

辭賦第十二 目八

哀祭第十三 目二十八

凡十三類 二百一十三目

論辨類第一

論之。名。奚。自。昉。哉。古之。聖。賢。與。人。相。問。答。之。辭。人。因。籍。而。記。之。以。垂。訓。萬。世。如齊。魯。論。語。是。也。而。非。今。之。論。體。也。其。己。所。自。作。之。書。如。諸。子。百。家。之。屬。實。與。著。論。無。異。漢人多以論名書。如論衡鹽鐵論潛夫論中論之類。皆用斯例。今篇首所列。有彭祖攝生養性論一篇。其真僞不可知。賈生之過秦論三篇。世之學爲論者祖焉。辨之義主於反覆詰難。務達其初意而止。與論大同而小異。後代經生家言。多用此體。其最古者。如楚辭中之九辨。而非今所謂辨也。論辨二者。蓋爲言語之通稱。而因爲說理之文之別體。序論辨類第一。爲目二十四。曰論。曰

設論。曰續論。曰廣論。曰駮。曰難。曰辨。曰義。曰議。曰說。曰策。曰程文。曰解。曰釋。曰考。曰原。曰對問。曰書。曰喻。曰言。曰語。曰旨。曰訣。其餘爲附錄。

論一　凡史家之體。於志傳之後。著論一篇。文選採之。別爲史論。今以古今論史之作甚多。故併入論中。不復別出。又古人奏議之文。多云論某事。論某人。名爲論。實則疏劄類也。今皆入奏議類。　古人集中。亦有本屬論體。而不以論名者。今以名爲論者。入之論上。不名爲論者。入之論下。以下疏策之屬仿此。

設論二　戰國之世。宋玉作對楚王問一篇。以抒其遭時不遇之感。其後東方曼倩揚子雲班孟堅之徒。皆仿而爲之。文選因收此三篇。以其皆設爲問答之詞。命之曰設論。惟宋玉之作。別爲對問類。今併而爲一。而益以屈平卜居漁父。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王子淵四子講德論。取其體之相近故也。其唐宋以下如此體者。各以類附焉。

續論三　取古人所作。中有未盡之意。引而申之。故名曰續。如昔人續孟子續

離騷之例。

廣論四　與續略同。謂之廣者。卽古人廣雅廣方言之例。　廣議附。

駮五　奏議中有駮議一體。蓋漢時嘗設爲專官。主封駮之事。茲之駮者。取古人所作。意不謂然者。從而反之。亦駮議之意。或竟謂之反。如反離騷反招魂之類。意均相似。

難六　難亦駮之類。蓋皆以己意不同於人者相往復也。東方朔有答客難一篇。今入設論類。司馬相如有難蜀父老一篇。今入詔令類。

辨七　辨與論同。而其體出較後。如陸士衡之辨亡論。劉孝標之辨命論。皆辨也。而不以辨名篇。蓋自六朝以上。爲此體者絕少。故文選中曾不一及。九嘆非此體唐宋以後有之。韓柳集中凡屢見。

義八　戴記有冠義昏義等篇。是漢時常有此稱。後世或謂之本義。或謂之正義。大抵說經之書。其用以名文者。謂之講義。或但謂之義。自宋以上無所見。至

明之世。又以制舉之文。如四書義五經義之屬當之。非其故矣。

議九　古之議者。不過採取衆言。不必有文字也。以議名文。似遠在論之後。今之所採者。以三國爲始。所謂議之體。論後專指論議而言。若奏議則秦漢已有之矣。凡私家所作。則入之此。其用以奏御者不與。

說十　劉彥和文心雕龍著論說一篇。引伊尹論味。太公辨釣及燭武紓鄭。端木存魯。此近於戰國遊士之言。非說體也。說之始興。蓋出於子家之緒餘。故自漢以來。著述家所作雜說。出於寓言者。十嘗八九。蓋皆有志之士。憫時。疾俗。及傷己之不遇。不欲正言而託物以寄意。此其義也。後人推波助瀾。用演之爲。小說。部。儼然。於文中。別。出。窠。臼。矣。

策十一　本論事之作。而用之奏對者爲多。故宜列之奏議中。今取各家所私作。及試之有司者。列之於此。

程文十二　體與義相近。宋之中葉始有之。謂之程文。蓋以示學者爲程式也。

解十三　戴記有經解一篇。後人詁經之詞。多謂之解。然其實不專爲解經設也。觀子家之文。或以解名篇可見。揚子雲有解嘲一篇。與此體異。今入之設論中。

釋十四　其稱昉於爾雅。劉熙之釋名。即效爾雅而作。以作法與解經相合。故經生家多有此體。

考十五　考者主於臚舉故實。以詳核爲上。其用與解釋相輔。而體稍不同。漢唐以前。此等文尚少。宋以後多見。

原十六　原者。溯其始之謂也。古無此體。韓退之始作五原。後人因倣而爲之。本作原某。或作某原。義同。

對問十七　奏議類有對問一體。皆對君之辭。與策相似。今取朋友師弟之間相與問答者。別爲此體。文苑英華謂之問答。義同。宋玉對楚王問一篇。入之設論中。說見上。

書十八　本著述家言。子之屬也。與奏議書牘兩門。各不相涉。

喻十九　文之有喻。猶詩中之比體也。諸子之書。此類實繁。而以喻名篇者。古無所見。唐以後間有之。又東坡日喻一篇。以係贈人而作。故入之贈序類。

言二十　凡見諸文字者。皆謂之言。故詩則以五言七言爲體。而見之。奏章。者。則謂之。上言。託之。著述。者或曰。寓。言或曰。巵。言。皆其。例。也以言名篇。六朝偶有之。唐以後始相率爲之矣。

語二十一　古人著書。多以語爲名。論語之外。如國語家語之類。而文體之中無此稱。唐宋以來偶見之。

旨二十二　旨者指也。謂其意之所屬也。任彥昇文章緣起有此一體。引崔駰達旨一篇。後世以王言稱旨。而著述家罕有稱之者。唐人偶一爲之。

訣二十三　凡藝事之微。必有其竅要所在。能者因揭其旨以告人。而命之曰訣。道釋二家。多用此語。如真訣仙訣之類。文章家亦藉以名篇。古有之。今則無

是作矣。

附錄二十四　文有可決其爲某類。而無子目可入者。則統謂之附錄。以下仿此。

序跋類第二

古人每有所作。必述其用意所在。以冠一篇之首。如尙書每篇之首數語乃史臣之述其緣起。卽序也。或讀者爲之。則如詩關雎之有序。或云出自子夏。其確否不可知。要其由來固已久矣。至史家之體。序文實繁。跋亦序類也。其出比序爲後。其作法亦稍近。惟序有前序後序。跋則施之卷末而已。故取足後之義爲名。而金石一家。傳此者甚夥。有彙成一書者。蓋考證之學。於此體爲宜。敍序跋類第二。爲目十七。曰序。曰後序。曰序錄。曰序略。曰表序。曰跋。曰引。曰書後。曰題後。曰題詞。曰讀。曰評。曰述。曰例言。曰疏。曰譜。其餘爲附錄。

序一　序類凡三種。以之送人者。則入之贈序類。以之記事者。則入之雜記類。

惟以弁諸詩文之首者。則入此類。蓋將以述作者之意。非熟讀深思。而得其旨者。不能作也。後世。之。著。述。家。或乞。聞。人。爲。之。以取。重。當世。雖左。太沖。尙且。不。免。餘蓋。不。足。道。矣。

後序二　卷端已有序。更以所作附於其後。故有後序之稱。前後各自爲篇。或出自兩人。或出自一人。均無不可。

序錄三　西漢時劉子政在天祿閣審定圖籍。每上一書。則爲之縷述作者之大意。及其得失之所在。名曰序錄。後人因效而爲之。其體與序小異而大同。

序略四　西漢時劉子政之子歆繼父任。彙羣書而綜爲七略。略之云者。蓋撮舉大凡之義。後世因之。爰有序略之體。然自漢以後。作者亦不多見。惟鄭漁仲作通典。尙沿此稱。

表序五　司馬氏改左氏編年之體爲本紀世家列傳。而世次之先後。制度之沿革。恐其散而無考。因爲之表。以後史氏多因之。表必有序。卽所錄者是也。

跋六　此體蓋始於宋之中葉。歐陽永叔集中有跋尾數十篇。蘇黃之徒。相繼爲之。前此未之見也。

引七　引爲。詩。歌。之一。名。取引。音。赴。節。之。義。觀石。崇。有。思。歸。引。序。一。篇。則引。之。不。與。序。爲。類。明。矣。後人則改爲序之別名。姚氏謂蘇氏父子兄弟其先有名序者。故改序爲引。避其家諱。亦以其用同故歟。　班孟堅有典引一篇。此引之最古者。而其體與序不同。今入之符命類。

書後八　班孟堅有記秦始皇後一篇。意書後之體。當權輿於此。至韓柳集中屢見。後人亦多仿爲之。其體與跋相似。

題後九　題後卽書後也。謂之題者。取審諦之義。義見釋名。

題詞十　題詞之體。多以韻語爲之。亦有隨意書數十字者。乃變體也。與題後略相似。

讀十一　古人讀書。偶有所得。則書於簡之後。因名曰讀。備遺忘也。而能者爲

之。便有詞采可觀。故可傳者亦多。唐以後有之。前此無所見。

評十二　評者平也。所以平其義也。史家於紀傳之後。加以斷語。曰論。曰贊。陳氏三國志則謂之評。卽是此體。唐以後文章家始有此稱。

述十三　述與序相似。謂之述者。取述而不作之義。故今人著書。或以述義述聞名篇。卽此意也。　今專取發明作書之旨者。則列於此。其紀雜事者。則入之雜記類。

例言十四。　古之讀書者。必先明其例。故晉人杜元凱有左傳釋例一書。而其序中亦言發凡以言例。然而文章之家。傳此體者絕不可見。何也。今存者大半近人所作。

疏十五　疏之爲體。於奏御之外。爲經生家言。則注解有疏。爲佛氏家言。則焚修有疏。此所謂疏。又與二者不同。蓋募貲以集事。先述其意以告人也。故於序爲近。

譜十六　著作之家。有所謂譜錄之學。本博雅之士。取所見聞。裒而集之。劉彥和所謂譜者普也。事資周普是也。然自鄭康成詩譜之屬。皆勒爲成書。今擇其大意具於一篇中者。入之序跋類。

附錄十七

奏議類第三

此爲臣告君之詞。尙書此類文甚多。左傳及國語國策亦皆有之。惟古人語質。並不設奏疏諸名稱。後世體製日增。蓋亦不勝其繁矣。今所列者。必正君臣之分。於義始稱。其有所告在先。而後乃爲之臣。與既爲之臣。旋去之者。則所陳仍入之書牘內。不與此爲類。以示區別。其用之私家者。亦不在此例。敍奏議類第三。爲目二十八。曰奏。曰議。曰駁議。曰謚議。曰册文。曰疏。曰上書。曰上言。曰章。曰書。曰表。曰賀表。曰謝表。曰降表。曰遺表。曰策。曰摺。曰劄子。曰啓。曰牋。曰對。曰封事。曰彈文。曰講義。曰狀。曰謨。曰露布。其餘爲附錄。

奏一　奏進也。取進御之意。詳尙書敷奏以言之義。本以達之天子爲言。然後世之稱奏事稱奏記稱奏書亦有不盡達之天子者。今各視其所用爲斷。自秦已有之。而文不可見。漢世始多用之。

議二　錄自秦以後。至後人刻集。或謂之奏議。或謂之疏議。蓋名異而實未嘗不同。今特依當日所稱。隨類附入。　說已見之論辨類。

駮議三　理之是非。不能以一人之言爲定。於是有駮。駮之云者。去其不當以歸於當也。主於反覆詰難曲盡事理爲要。漢世始立駮議之法。唐以來中書之官。兼以主封駮爲職。

諡議四　古人於易名之典。頗重其事。每大臣沒。則使朝臣聚議。事本屬之中書。故所傳作者。亦仕於此者爲多。其士大夫之家。間爲私諡者。亦偶有諡議。今附錄於此。

册文五　國家遇上徽號大典則用之。然或其文出之天子者。則入之詔令類。

其爲臣下之詞。則入之此類。

疏六　取疏。通。之義。注經。者。爲。之。疏。論事。者。亦。謂。之。疏。其義。一。也。漢以來始有之。至於陶元亮與子書。亦謂之疏。不在此例。　有陳事之作。明係疏體者。而古人集中。並不謂之疏。宋一代文字如此種爲最多。今以稱疏者列爲疏上。不稱疏者列爲疏下。

上書七　凡致之尊長者。皆有此稱。今惟取進御者入之。始於戰國。盛於漢。自元明以後不復見。

上言八　自漢以來。凡表文之體。其首必曰臣某言。此卽上言之義。亦有以上言二字自爲體者。猶之上書也。亦有謂之上辭。如吳韋曜獄中上辭是也。自宋以後不復見。

章九　漢世奏上之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表二者。皆取發明事理爲義。後漢察舉必試章奏。蓋重其事也。漢魏人多有此作。唐以後無

之。

書十　即上書也。或但謂之書。故別爲一類。凡上之與下者。入之詔令類。下之奉上者。入之奏議類。其臣民相與往來。則入之書牘類。

表十一　表者明也。義與章同。漢初始具此體。或曰秦始皇時已有之。然文不可見。其可見者。自東漢以後。其初與奏同爲言事之作。自唐宋以下。於賀表謝表之外。惟以進書用者爲多。

賀表十二　凡國家有大慶典。臣子獻文爲賀。則用此體。多以駢儷爲之。昉於六朝。唐宋以下多用之。

謝表十三　皆謝恩之語。純以駢儷爲之。與賀表同。晉以後間有之。宋人之通籍者。凡文集中多有此體。其體亦視古爲少變矣。

降表十四　皆勢屈力窮。爲乞憐之語。於五代之世。得三四篇。其餘多不傳。

遺表十五　自漢唐以來。凡大臣薨逝。多有遺表。其上者或及國家大政。平日

所言之不盡者。託於尸諫之義。下者則但云受恩深重。圖報來世而已。其有爲子弟乞恩者。則愈下矣。

策十六　策簡也。書其所言於簡。故以策爲名。多係應試之作。故謂之試策。董江都天人三策其最古者。唐宋以後。傳者實多。　更有明爲對策之文。而不謂之策者。蓋多平日爲之。以備應試之用。觀白香山文集中已有此作。今以名爲策者入之策上。不名爲策者入之策下。

摺十七　摺。疊也。書所言於紙而疊之。取其便於上進也。故謂之摺。向無此稱。至今遂爲奏牘中之一體。

劄子十八　或謂之奏劄。或謂之劄文。或但謂之劄。其義一也。取條奏之意。今讀書之法。或作劄記。義亦與此相似。宋以來始有此稱。（中不列劄記以其條分件系無與文章之體）

啓十九　漢避景帝之諱。故此體不見。魏晉以後盛行。其首則曰臣某啓。末則曰臣某謹啓。大略相似。其始尚或用以奏御。唐以下則第施之尊貴而已。　今

擇非奏御之作入之書牘類。

牋二十　魏晉時多此體。然上之太子諸王而已。不以施之奏御也。今於元文中得數篇。竟與賀表同用。非古義也。

對二十一　禮史進象笏。書思對命。對之義古矣。宋玉之對楚王問。蓋設爲問答之詞。如卜居漁父之屬。非其類也。自漢以來。其體始立。惟文心雕龍有議對一篇。卽以策問當之。然策多應試所作。與尋常奏對又有不同。今特於策之外別爲一體。

封事二十二　古者上書。皆以囊封。故謂之封事。唐人詩所謂明朝有封事是也。漢一代多有之。元明以下少見。

彈文二十三　凡按劾有罪則用之。謂之彈文者。如彈丸之加鳥也。文選列彈文三篇。皆有一定體製。後亦少變。與他奏事相似矣。相傳又謂之彈事。

講義二十四　人君於聽政之暇。使詞臣入侍經筵。分日進講。其所講之書。恐

不能詳盡。皆預先撰擬。名曰講義。宋以來始有之。　其私家所作非以奏御者。不在此例。

狀二十五　論事之體。與奏疏同。謂之狀者。謂條其事實而上之。漢以前傳者有趙充國一篇。唐以後此等文甚多。然亦有施之書牘者。如韓退之薦侯喜狀是也。與上書不獨施之奏議者。可爲一例。而後世乃以爲獄詞之別稱。非其舊矣。

謨二十六　謨。謀也。臣子以其所謀舉以入告也。自尚書以下無所見。唐人元次山始效爲之。猶之北周人之擬大誥。唐人之補逸周書也。其詞力求古奥。以期與三代以前相類。

露布二十七　露布之名。始於漢。謂上書之不加封者。如漢李雲露布上書是也。本非將帥獻捷所用。至北魏時。以戰伐有功。欲天下聞之。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曰露布。事見通典。傳永以此文得名。自此始惟軍中用之。唐宋文選中皆

有此禮。至明尚沿用不廢。

附錄二十八

書牘類第四

劉彥和云。戰國之前。君臣同書。蓋其時上與下則謂之書。下與上亦謂之書。所謂同也。其後名分既嚴。兩不相假。其得入書牘類者。則僅僅用之尊貴及自敵以下而已。然而主於達意爲義。其用要未嘗不同。既以達意爲義。則凡泛而不切。雖詞采可觀。非書之上者也。史稱陳遵占辭。百封各意。詎不以此歟。牘卽書之別名。史稱漢文帝遺匈奴尺一牘是也。今設爲書牘一類。變姚氏之書說爲書牘。用曾氏之例。敍書牘類第四。爲目十四。曰書。曰上書。曰簡。曰札。曰帖。曰劄子。曰奏記。曰狀。曰牋。曰啓。曰親書。曰移。曰揭。其餘爲附錄。

書一　三代之上。此體少見。至春秋時而列國大夫相與往來。其文之傳者多矣。今不錄。錄自越大夫種遺吳王書始。蓋已近戰國之世矣。在文體中惟此之

用爲最廣。而佳篇偉製。亦以此爲最多。

上書二　與書相類。而用之尊貴者以此爲多。今惟別其非進御者。錄之。

簡三　古者。書。簡。並。稱。故書。籍。之。類。可以。謂。之。簡。書信。之。類。亦得。謂。之。簡。其與書小異。書則長短並宜。簡則零編寸楮爲多。自魏晉以後始有之。字或作柬。義同。

札四　札與簡同以木爲之。而作字於其上。後乃轉以爲書札之名。卽漢人所稱筆札是也。至今世則爲公牘中之一體。而朋友往來之詞。鮮有稱札者矣。

帖五　說文帖帛書署也。蓋書於木則謂之札。書於帛則爲之帖。各隨其字之所從而義自見。後乃轉爲書之別名。其文亦以善於用短爲貴。魏晉間人多有之。今則學書者。取前人筆跡以供臨摹。名之曰帖。又一義也。

劄子六　古有筆劄之稱。卽書劄之劄。非奏劄之劄也。然歷觀古人集中奏劄之傳尙多。而書劄之傳蓋少矣。

奏記七　奏進也。或稱奏記。或稱奏書。或稱奏牘。其實一也。與上書相似。同爲進御之稱。而臣下可以通用者也。惟進御之作。多祗稱曰奏。其稱奏記者罕矣。

狀八　以其有陳列之事。故謂之狀。與奏議之狀義同。特所用異耳。若尋常通候之語。不得借用。

牋九　字亦作箋。本奏記之類。上太子諸王多用之。魏有繁欽吳質各致魏文帝牋。梁有任昉百辟勸今上牋。核其時代。蓋皆在未臨御之先。於體初無不合。至若晉簡文帝有遺會稽王牋。是上之於下亦用之。此特偶然耳。未可爲典要也。

啓十　魏晉間於啓之首尾。多云某啓。某謹啓。某啓聞。此乃一定之體。或又謂之啓事。史稱山公啓事是也。用駢儷者居多。　用之奏御者不入此類。

親書十一　凡結兩姓之好則用之。謂之親書。又謂之婚書。今俗謂之禮書。宋以來始見。

移十二　移亦檄之類。劉彥和以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當之。取其詞意相似而已。劉子駿移書太常博士。此其最古者。後世爲公牘之一體。雖體稍不同。而名義尙沿其舊。

揭十三　揭。舉也。謂舉其事以示人也。又謂之揭帖。多因揭人之過失用之。其衆人共爲之者。則謂之公揭。兩人交相舉者。則謂之互揭。亦有主於論公事者。

附錄十四

贈序類第五

贈序一類。自來選古文者。皆與序跋爲一。至姚氏古文詞類纂始分爲二。然追原。所以名序之故。蓋由臨別之頃。親故之人。相與作爲詩歌。以道惓惓之意。積之成帙。則有人爲之序。以述其緣起。是固與序跋未嘗異也。惟相承既久。則有不因贈什而作。而專爲序以送人者。於是其體始分。姚氏離之是也。曾氏又從而去之。失斯旨矣。敍贈序類第五。爲目五。曰序。曰壽序。曰引。曰說。其餘爲附錄。

序一　贈序之體。貴在援引古義。以致其諷勉之旨。始合於古人臨別贈言之意。若近於喁喁兒女之私。於理謬矣。昌黎於此等文爲最工。故所選獨多。

壽序二　此體元時偶一見。至明中葉以後。乃盛行於時。惟所語多諛詞浮泛。故體稍卑。至能者爲之。獨能緯以議論。亦時有足稱者。

引三　引爲序之別名。說已具之序跋中。

說四　論辨中有此體。惟古人集中多有云某說爲某人作。與名某說。字某說。其語氣實與贈序無異。故列之於此。

附錄五

詔令類第六

詔令者。上告下之詞。其體蓋多見於尙書。然尙書不聞有二者之稱。至秦始有之。後世則。詔。專屬之。王。言。令則。上。下。共之。惟曾。氏。編。經。史。百。家。雜。鈔。如。馬。援。戒。兄。子。書。鄭。玄。戒。子。書。皆。入。焉。則。尊。長。之。告。卑。幼。凡。有。規。戒。之。詞。在。書。牘。中。者。不。

知。凡。幾。也。可悉。改。書。爲。令。乎。似此。者。雖。出。自。先。正。所不。敢。從。敍詔令類第六。爲目三十六。曰詔。曰卽位詔。曰遺詔。曰令。曰遺令。曰諭。曰書。曰璽書。曰御札。曰敕。曰德音。曰口宣。曰策問。曰誥。曰告詞。曰制。曰批答。曰教。曰册文。曰謚册。曰哀册。曰赦文。曰檄。曰牒。曰符。曰九錫文。曰鐵券文。曰判。曰參評。曰考語。曰勸農文。曰約。曰牓。曰示。曰審單。其餘爲附錄。

詔一　周文王有詔牧詔太子發二篇。詔之稱蓋權輿於此。後世相傳秦始皇始爲詔。然其文不可得見。漢詔則存者多矣。其文詞典雅。爲歷朝之所不及。亦其近古然也。唐以武后名曌。故避嫌名。改詔爲制。然唐之中葉。亦有稱詔者。意惟不用之武后之世歟。

卽位詔二　人君卽位。必須詔四方。無論開創嗣立皆有之。宋元以前文不可見。

遺詔三　蓋憑几之言。見於顧命者爲最古。多臣下之詞。亦有一二篇可信其

自作者。

令四　三代之時。上之告下。則謂之命。如微子之命。文侯之命。皆見尚書。後世始廢命不用。而以令代之。劉勰所云降及七國。並稱曰令是也。秦孝公下令國中。始有文字可見。而文選六臣注云。秦法皇后及太子稱令。然秦。始。皇。有。初。幷。天。下。議。帝。號。令。意。尚。在。法。制。未。定。之。先。故。可。以。通。用。歟。自秦以下。則天子與臣下俱用之。無定制。

遺令五　乃臨歿之頃。所以教誡其後人者。上下可以通用。而文之可存者。寥寥不可多見也。

諭六　左傳有周天子諭告諸侯。是諭之稱。已見於春秋之世。漢高帝有入關告諭。近世則出自天子者謂之上諭。臣下之告其屬。亦稱曰諭。

書七　漢時有詔書策書制書之屬。皆體制嚴重。其徑。謂。之。書。者。則。天。子。自。以。意。告。其。臣。下。往。往。紆。尊。以。示。之。實。與。親。朋。之。誼。不。大。相。遠。蓋。去。古。未。遠。其。上。下。

相。親。之。意。猶可。想。見。自唐以後。則用此者希。間以施之外藩而已。

璽書八　古者臣下所用之章。皆得謂之璽。左傳有璽書追而與之之語。後世惟天子稱璽。故璽書之頒。亦惟天子得有之。蓋卽詔敕之別名。漢時屢見。至唐間有之。自五代之後。絕不復見矣。

御札九　札。卽書之別名。出之天子則爲御札。後世於公牘用之。不聞王言復有稱札者矣。

敕十　後漢書光武紀注。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敕書。敕之云者。有儆戒之義。故又謂之戒敕。漢時每刺史太守赴官。皆有敕書。宋人或用之於獎諭。非其義矣。明代凡差遣諸大臣。予敕行事。今則贈封用之。

德音十一　詩秩秩德音。德音莫違。蓋謂有德之言。用以爲相稱頌之語。不以指王言也。至唐宋之世。詔敕之外。別有此體。凡加惠寓內則用之。如後世之所稱恩詔也。

口宣十二　宣卽旨之別稱。故傳旨謂之傳宣。候旨謂之候宣。口宣者。臨時使親近之臣宣布上意。故其文只數言而止。亦僅見宋人文集中。

策問十三　漢文武二帝。均策問賢良文學。此後世以策試士之始。自南北朝下至唐宋元明。以及我朝。相沿不改。其非臨軒親試。而有司主之者。亦以類及焉。

誥十四　誥之名見於尙書。在詔令之先。漢唐少見。如王莽蘇綽均有大誥之作。然不過以意摹古。非常用之體也。宋則臣下授官多用誥。如唐代之告身。今世則誥敕並用。以官品高下爲差。　按宋代之誥。其體實與前代不類。今以五代以上爲誥上。宋以後爲誥下。

告詞十五　所以授入仕者。卽誥之異名。與唐代之告身。亦大略相似。

制十六　文心雕龍云。秦幷天下。改命曰制。而其文不可考。漢書高后臨朝稱制。卽詔也。特異其名耳。漢世詔書多冠以制詔二字。足以爲制詔爲一之明證。

故武帝策賢良詔三篇。後之傳者。或謂之制。唐之初制尙與詔無別。至武后時以避嫌名。始稱制不稱詔。宋世制體專爲除官之用。其代言之官。謂之掌制。又有知制誥之稱。

批答十七　唐時只謂之批。故張九齡有批張守珪送安祿山詣闕奏。而元微之集中。亦有批劉悟謝上表。批王播謝官表。至宋世始謂之批答。自是以後。謂之批者。臣下間得用之。而批答二字。則專屬之王言。

教十八　蔡邕獨斷云。諸侯言爲教。謂長官之諭其下者。漢世已有之。魏晉之間猶屢見。今則統謂之諭。不復稱教矣。

册文十九　古凡受封者皆授之以策。左傳策命晉侯爲侯伯是也。特其文不可考。漢世封策。屢見之馬班書中。然免官亦有用策者。如漢哀帝之策免彭宣策免師丹是也。後世改策爲册。册卽策字。見於書顧命。非不典也。今列册文一體。而錄漢策於前。其列之奏議中者。亦有此體。大抵上尊號用之。非此類也。

案冊文有二種。用以上尊號者入之冊文上。用以封臣下者入之冊文下。

諡冊二十　此爲上諡之文。皆敍述功德。與上徽號文一例。昉於唐世。自宋以下皆用之。

哀冊二十一　每帝后晏駕。將遷殯於某陵。則命文臣撰文以讚揚功德。皆以韻語爲之。

赦文二十二　書傳屢言赦。而文不可見。赦文之最古者。魏文帝有赦遼東吏民公文是也。唐宋以後。則凡赦必有文。不可勝舉矣。

檄二十三　周穆王命祭公謀父爲威猛之詞。以責敵人。其體想與檄相近。戰國策張儀爲檄告楚相。檄之名始見。軍中遇有急事。則以羽插之。故謂之羽檄。姚曾二氏。均以入詔令內。惟姚氏以昌黎祭鱷魚文入之。殊可不必。

牒二十四　牒即令之札。左傳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疏。札也。可證。漢以前少見。唐以後始多用之。又謂之籤。六朝時有典籤。想即司此事者。

符二十五　符剖竹爲之。各藏其一。以爲信驗。漢世有竹使符龍虎符之稱。與檄俱於軍中用之。故符檄並稱。

九錫文二十六　九錫之稱。出韓詩外傳。蓋設爲殊典。以待諸侯之有大功者。莽操之徒。乃竊而居之。自是之後。迄於宋齊梁陳。凡禪位之先。必有此舉。幾成故事矣。其文體亦大略相似。

鐵劵文二十七　漢氏之初。功臣受封。有泰山黃河之誓。迄唐氏中葉。藩臣驕蹇。朝廷慮其爲變。賜之鐵卷。以安其心。文中明言雖有重罪。皆赦不治。如周禮八議之說。其劵以鐵爲之。糝金屑爲字。形與覆瓦相似。

判二十八　判始於西漢。本爲試士而設。揚雄綜判取士是也。皆爲兩造之詞。加以判斷。而定曲直焉。唐時身言書判各爲一科。至宋此典不廢。而文體與前少異。

參評二十九　告屬吏之辭。卽古人所謂教也。明人偶爲之。此外亦少見。

考語三十　古者凡長官於其屬。遇考績之期。必類其平日之政績。而定其上下。加進退焉。蓋昉於周官弊吏之法。每人必有考語。又謂之考詞。如唐書陽城傳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八字。即考語也。

勸農文三十一　漢世重農。文帝有勞勸孝弟力田詔。即勸農文之託始。作此文者。多括豳風月令之旨爲之。唐以前無所見。宋以來始有之。

約三十二　約者以繩束物之名。故有約束之義。任彥昇文章緣起。特列約之一體。想六朝人習爲之。其可見者如王褒僮約一篇。後世如章程規則之類。皆其遺意。然多以俗語爲之。求如古人之典雅者希矣。　凡盟約誓約之文。別有專體。與此不類。今歸之盟文誓文內。

牓三十三　唐世科舉盛行。凡登第者書其姓名。張之通衢。因謂之牓。故有龍虎牓之語。然實則示衆之詞。皆謂之牓。不獨爲科舉也。字又作榜。

示三十四　古者告民之詞。皆謂之諭。無稱示者。近世則二者兼而用之。其命

名之意。取宣布之義。禮所稱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卽其旨也。

審單三十五　從古無此稱。至明偶一見。以其體求之。卽今之所謂堂諭也。

附錄三十六

傳狀類第七

傳者傳也。所以傳其人之賢否善惡。以垂示萬世。本史家之事。後則文人學士亦往往效爲之。或謂之家傳。則以藏之私家爲名。敘次甚略者。則謂之小傳。單述軼事者。則謂之別傳。又謂之外傳。各因其體而爲之名。有謂非史家不宜爲人作傳者。不必然也。狀之名一見於論辨類。一見於書牘類。一見於奏議類。而此則專指行狀而言。或謂之事狀。今人又謂之行述。爲乞銘誄傳志而作。與傳相似。惟傳則有褒有貶。行狀出於親朋子弟之手。皆述平生之嘉言懿行。其有遺議者則諱而不書。所以與傳異也。敘傳狀類第七。爲目十二。曰傳。曰家傳。曰小傳。曰別傳。曰外傳。曰補傳。曰行狀。曰合狀。曰述。曰事略。曰世家。曰實錄。

傳一　凡名公鉅卿。其傳皆在史館。文半不足存。其事之顯於世者。每在神道碑墓誌銘之屬。不以傳也。惟文人學士之作。其表章所及。類皆士夫潛德。闇幽光。其文往往俊偉足傳。故所錄亦以此種爲最多。

家傳二　自秦漢以來。不爲史家而爲人作傳者極少。至家傳則絕無之。家傳二字。始見唐書藝文志。宋元以後。多有此作。國朝則仿而爲者多矣。

小傳三　偶見於李義山文集。前此無可考。今人編輯詩文。於作者姓名之下。略述其里居官閥。亦謂之小傳。然皆寥寥數語。不復成文。故不之及。（錢東澗列朝詩小傳間用大篇此外無所見）

別傳四　別傳之作。多因其人已有傳。別舉一二事以補其佚。近人文集中偶有之。古亦無見。

外傳五　外傳之體。與別傳畧同。小說家多有此種文字。如飛燕外傳太真外傳是也。更有謂之內傳者。名殊而實相似。

補傳六　古人所不及作。或有之而軼者。則後人從而補之。如隋之王通。唐之韋應物。後人皆補爲之傳。其制與束廣微之補亡詩。朱紫陽之補大學格致一篇。同意。

行狀七　漢時祇謂之狀。如胡幹作楊原伯狀是也。自六朝以後。卽謂之行狀。所以述死者之行誼。及其爵里生卒年月。爲乞人撰文而作。故謂之狀。

合狀八　合狀古無所見。當是仿合傳之義爲之。

述九　漢書於傳贊之外。別爲述贊。述贊者。謂述其事而贊之也。陶淵明有讀史述。通篇俱作韻語。與贊相似。蓋卽仿漢書之體。後世則作行述者。或但謂之述。亦不復用韻語矣。

事畧十　事畧非指一事而言。凡生平大概皆具。故與雜記中書某人事者不同。

世家十一　史家以此列於傳體之前。今亦用不收史傳之例。一概不錄。其所

登之一二篇。乃見諸文集中。不出史臣之手。以示限制。

實錄十二　韓昌黎始作順宗實錄。今世有實錄館之設。所書皆天子之事。獨唐人李習之有皇祖實錄一篇。係序其先世之事。此爲剏見。

碑誌類第八

古之葬者。樹石於壙之四隅。中設轆轤以下棺。其設之祠廟者。則爲麗牲之用。二者皆本無文字。後人乃刻文於其上。而碑遂爲文體之一。大都爲紀功德而作者居多。而施之墓者。則謂之墓碑。或謂之墓表。或謂之墓碣。列於墓道之旁者。謂之神道碑。其入幽者曰墓誌。曰墓誌銘。曰壙誌。曰壙銘。姚氏則謂凡立之墓上與埋之壙中皆得謂之誌。然古今文家皆分碑誌爲二。似姚氏之說亦不可從也。敘碑誌類第八。爲目十六。曰碑。曰碑記。曰神道碑。曰碑陰。曰墓誌銘。曰墓誌。曰墓表。曰靈表。曰刻文。曰碣。曰銘。曰雜銘。曰雜誌。曰墓版文。曰題名。其餘爲附錄。

碑一　碑之文。始於西漢之末。而盛於東漢之世。前必有序。而亦有不作序而第作銘者。本無定體。惟謂之碑者。可以不作銘。謂之碑銘者。未有不作銘者也。

今擇碑後之有銘有詩有頌者列之上篇。餘爲下篇。

碑記二　凡碑後之無韻語者。卽碑記也。然古無此稱。第謂之碑而已。後人始有碑記之名。亦有名爲碑記。而後復係以詩銘者。此變體也。

神道碑三　神道二字。見漢書霍光傳。其有文者。漢有故大尉楊公神道碑。見集古錄。或秖稱神碑。隸釋有張公神碑。其文有表神道云云。是神碑卽神道碑也。特異其名耳。

碑陰四　鐫文於碑之後。故名。或略敍事實。與碑記相似。或則但記立碑年月而已。

墓誌銘五　古之葬者。慮及陵谷變遷。後人不知爲誰氏之墓。故爲墓誌銘。而納之壙中。使後日有所稽考。誌文似傳。銘語似詩。其大較也。惟古之有誌者。不

必。有。銘。有。銘。者。不。必。有。誌。或。誌。銘。俱。備。而。係。二。人。所。作。者。此。其。與。今。人。異。也。

墓誌六　誌又作志。趙甌北陔餘叢考。引傳記孔子之喪。公西赤志之。子張之喪。公明儀志之。以爲墓志之始。然未必卽今之墓誌也。墓誌之興。在東漢之世。比墓銘爲後。西漢南宮殿內有醇儒王史威告葬銘

墓表七　所以示表異之義。不獨墓有之。凡表宅表閭。皆此例也。故古今相傳有華表之稱。西漢有故謁者景君墓表。其最古者。

靈表八　卽墓表。特異其名耳。蔡伯喈集中有此作。

刻文九　刻文皆摩崖之作。史稱。周。穆。王。紀。迹。於。弇。山。之。石。當。是。刻。文。之。製。而二字至秦時始見。皆李斯之作。後世文集中亦少見。　周宣王石鼓尚是碣石爲之。非此製也。

碣十　與碑相似。金石家謂首之圓者爲碑。方者爲碣。然古碣之存者。固有與碑極相似。方圓之說。亦不盡然也。晉潘尼作潘黃門碣。碣之最古者。

銘十一　銘之。本義。是以。金。爲之。後乃。以。石。代。之。者。亦。謂。之。銘。若以文體而言。亦是箴銘之銘居先。碑銘之銘居後。

雜銘十二　墓誌銘之外。更有所謂壙誌銘。壙銘。權厝銘。華表銘。墓甎銘。葬銘窆石誌銘之類。皆與墓銘相似。今合而名之曰雜銘。

雜誌十三　墓誌之外。更有所謂壙誌。葬誌。權厝誌。窆石誌之類。皆與墓誌相似。今合而名之曰雜誌。

墓版文十四　版之爲義。蓋書文於木之上。故書。詔。語。者。則。謂。之。詔。版。書祭。文。者。則。謂。之。祭。版。以此。求。之。當是。碑。文。之。未。及。入。石。者。古人碑版並稱。以其文體相同故也。

題名十五　唐時有雁塔題名故事。乃登第之人。書姓名於上。而爲山水遊者。屐跡所至。亦往往有題名。惟僅記同遊名氏而已。茲擇有文字者錄之。

附錄十六

雜記第九

雜記者。所以敍見聞所及。或謂之雜志。或謂之雜識。其義一也。凡遺聞軼事。下至一名一物之細。靡所不有。而宮室之修造。山水之遊歷。其篇目爲最多。其用與碑刻相似。然碑刻無不入石。記則或不入石。今擇其目爲碑記者。入之碑誌類。碑記之不入記類。猶之碑銘之不入銘類。同一理也。敍雜記類第九。爲目十二。曰記。曰後記。曰笏記。曰書事。曰紀。曰志。曰錄。曰序。曰題。曰述。曰經。其餘爲附錄。

記一　書禹貢顧命二篇。不名爲記。實記體也。今世所傳孔子閒房記。恐係僞作。周禮之冬官考工記。儀禮篇後必有記。記之最古者。漢有樊彥脩西嶽廟記。其末有銘則碑記也。與此不類。魏晉間人始多爲記。至唐而傳者衆矣。

後記二　取前記未盡之意而補出之。謂之後記。記之有後記。猶序之有後序也。惟後序常常有之。而後記則不多見。

笏記三　古者人臣有所建白之事。則先書之於笏。備遺忘也。禮所云史進象笏。書思對命。其來久矣。然其文不多見也。

書事四　自始至終。直書一事者。此爲書事之正體。若旁及他事。及雜以議論者。皆破體也。其與碑誌之體。似之而實不同。故入之雜記爲是。　凡曰書某事書某人事者則入之。其曰某人事略。則入之傳狀類。

紀五　史之有本紀及世紀外紀之屬。皆紀王者之事。與世家列傳相應。此則專紀民間瑣務。其稍大者如記寇亂之始終。書地方之沿革。以一事自爲首尾。與書事不甚相遠。

志六　史之有志。凡兵刑禮樂之類。一代之制作。皆具其中。與一切之郡縣志一方之故實無所不載者。非此類也。今取其列一事之始末。與記相似者入焉。

錄七　錄以鈔寫爲義。後之著書者。因爲之錄。蓋謙言祇鈔胥之役而已。然大都網羅貴富。其體與譜相似。今取其近於紀事者錄之。

序八　集中已有序跋贈序二類。然亦有名為序。而於二類均不可入者。則入之此為宜。如王右軍之蘭亭序。王子安之滕王閣序。李太白之春夜宴桃李園序之類是也。姚氏以柳子厚所作之序棊序飲。名為序。其實記也。所言具有至理。今從之。

題九　此與序跋類之有題後頗相似。惟題後多因讀古人著述而作。此則多題壁之語而已。

述十　凡著書之詞。或曰某著。或曰某撰。或曰某述。述之云者。蓋不敢居於著作之稱。姑述前言而已。其用為文之一體者。古無是稱。亦是無作。唐以後始見。（邯鄲淳有魏受命述入之符命內乃頌體非記體也與九辨之不為辨典引之不為引體例略同）有二種。述著作之緣起。則入之序跋類。述事物之名迹。則入之雜記類。

經十一　古之著作家。惟屈子之離騷。揚子之大玄。直名為經。以外無所聞。唐陸魯望有耒耜經。宋蘇子瞻有酒經。（當是陸羽茶經為之）其體皆與記為近。

附錄十二

箴銘類第十

箴銘者。古之聖賢相與爲儆戒之義。其體遠在三代之前。顧箴一而已。銘則分爲二。一則入之碑誌類。其文多入石。一則入之箴銘類。其文多不入石。名同而實則相遠。自來選家。於此殊少區別。惟姚氏選本。始各以類相從。然亦有可議者。如班孟堅之封燕然山銘。張孟陽之封劍閣銘。皆摩崖之作。姚氏一則入之碑誌類。一則入之箴銘類。殆不可解。豈不以班語主於頌揚。張文則稍存規戒。然以此爲言。蓋亦不勝其瑣矣。至張橫渠之東西銘。姚氏列之此類。允矣。而曾氏乃與論辨爲類。豈以無韻而異之歟。然二銘中實不盡無韻。且祭文皆有韻。而韓退之祭十二郎獨無韻。豈亦得謂之非祭文耶。如此之類。均不敢輕附前人。序箴銘類第十。爲目八。曰箴。曰銘。曰戒。曰訓。曰規。曰令。曰誥。其餘爲附錄。

箴一　與鍼同義。鍼所以治病。故有規戒之意。始於虞箴。漢時揚子雲崔駰之

徒。相與效爲之。

銘二　始自黃帝。其眞僞不可知。然可信非三代以後之作。湯有盤銘。武有十七銘。後人因之。凡器物皆爲之銘。施之金石者爲多。　凡發揚功德及山林祠廟之作。悉入碑誌類。餘列於此。

戒三　帝堯有此文。後則漢氏始見。體與箴銘相似。字又作誡。

訓四　相告勉之辭。尙書有伊訓。卽此體之濫觴也。惟古爲臣告君。今則施之自敵以下而已。

規五　亦告勉之辭。謂之規者。約之使合於法度也。此體古無所師。唐人以意爲之。後人每有規條規約之目。亦是此意。

令六　亦敎下之詞。與詔令內之令相似。惟用之家庭。而訓誡之意居多。故入之箴銘類。

誥七　書之有誥。本與詔敕相似。而凡尊長之敎卑幼。亦謂之誥。誥者告也。取

告戒之義。故與箴銘相近。

附錄八

頌贊類第十一

頌爲四詩之一。蓋揄揚功德之詞。其初本臣子施之君上。後則自敵以下。爲相亦與之。其以稱古人以寓仰止之意者爲更多。甚之器物禽獸之微。亦藉以見意。蓋文人游戲之作。非正體也。亦有。名。爲。頌。而。實。非。頌。者。如韓。退。之。伯。夷。頌。是。也。贊亦頌類。古者。賓。主。相見。則。有。贊。互。相。稱。譽。以。致。親。厚。之。意。故。文。之。稱。人。善。者。亦以。贊。爲。名。然。至。史。家。之。體。每。傳。必。有。贊。則。其。中。賢。否。不。一。亦。時。有。貶。詞。焉。非。其。正。體。本。如。是。也。敍頌贊類第十一。爲目五。曰頌。曰贊。曰雅。曰符命。曰樂語。

頌一　古之爲頌者。多用以刻石。如史記秦本記刻石頌秦功德是也。此與碑銘相近。宜入之碑誌類。西漢人所傳各頌。則多不入石。又頌必用韻。而亦有不用韻者。如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是也。

贊二　自史家以外。鮮有作贊者。司馬相如作贊以美荊軻。此贊之最古者。贊有二種。有用韻者。有不用韻者。班書中已分爲二。文選因之。今以無韻者爲贊上。有韻者爲贊下。

雅三　柳子厚有平淮夷雅一篇。乃歌詠武功之盛。比於江漢常武諸篇。故名曰雅。樂府有鐃歌。與此亦相近。但音節不同耳。

符命四　古者帝王受命。其臣作爲文字。鋪張功德之隆盛。旁及瑞應。以侈上天眷佑之意。詩之元鳥生民。卽此類也。文選特設符命一體以收此種文字。其體與頌相近。故附入焉。

樂語五　自宋以來。凡遇宮庭演劇。則命詞臣爲樂語。使伶人歌之。大都道太平之盛。故亦爲應制之作。然民間尋常宴聚。亦間有之。先爲駢語。後媵以詩。亦有不爲詩者。又名致語。

辭賦類第十二

辭。爲。文。體。之。名。猶之。論。也。蓋。皆。言。語。之。別。稱。惟論。則。質。言。之。辭。則。少。文。矣。故左傳稱子產有辭是也。而後之文體。亦由此而分。曾氏每以無韻者入之論著類。以有韻者入之辭賦類。即其義也。春秋以後。惟楚人最工此體。故謂之楚辭。而後之人往往摹擬而爲之。自漢魏以後。迄於南北朝。賦體盛行。唐人且以之取士。洎唐中葉。韓柳之徒出。於是文有駢體散體之分。而今人之選古文者。往往不登詞賦一門。以示裁別。然二者用有廣狹。而其實不可偏廢也。且自古文人。亦未有於駢體全未問津。而能工散體者。特人之性質不同。故於功力所至。不免有所專注焉耳。敍辭賦類第十二。爲目八。曰賦。曰辭。曰騷。曰操。曰七。曰連珠。曰偈。其餘爲附錄。

賦一　賦爲詩之一體。自荀卿子始以賦名篇。楚人宋玉尤多此體。漢魏因之。大都皆屬古體。唐以來始有律賦。間以四六。試士用之。　今以古賦爲賦上。律賦爲賦下。

辭二　辭之爲體與賦同。蓋皆詩之附庸。後乃自爲大國。今擇樂府歌曲之以詞名者。不以入選。惟漢武帝之秋風辭。與詩相近。然自昭明入選時。已不與詩爲類。今仍之。楚辭亦辭也。今別之爲騷。自爲一體。

騷三　楚人屈原始爲此體。謂之騷者。凡以寫其憂鬱無聊之思。猶風雅之變也。其文中多楚音。後人多效而爲之。

操四　與詩相似。孔子有龜山猗蘭二操。其來久矣。而考其體製。實與騷不相遠。所以異於騷者。不以楚人作楚語耳。

七五　楚辭中有七諫一篇。而其體未備。漢人枚乘始作七發。首序。餘則設問難之辭凡七。因以爲名。後人仿而爲之甚衆。

連珠六　始於揚子雲。至後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皆受詔爲之。以其文義如珠相貫。故名。踵昔人之後。而廣其義。故有演連珠廣連珠暢連珠之名。

偈七　本佛家梵語。晉鳩摩羅什有贈沙門法和十偈。唐代文人佞佛者多。故

往往效而爲之。

附錄八

哀祭類十三

哀爲。傷。逝。之。詞。如誄。文。輓。文。弔。文。哀。詞。之。屬。皆。是。祭則。所。用。者。廣。不。盡。施。之。死。者。如。告。祭。天。地。山。川。社。稷。宗。廟。凡。一。切。祈。禱。酬。謝。詛。咒。之。舉。莫。不。有。祭。卽。莫。不。有。文。以。交。於。神。明。者。於。理。則。一。故。選。家。皆。合。而。同。之。姚氏於哀祭一門。專收送死之作。非其義矣。敍哀祭類第十三。爲目二十八。曰告天文。曰告廟文。曰玉牒文。曰祭文。曰諭祭文。曰哀詞。曰弔文。曰誄。曰騷。曰祝。曰祝香文。曰上梁文。曰釋奠文。曰祈。曰謝。曰歎道文。曰齋詞。曰願文。曰醮辭。曰冠辭。曰祝嘏辭。曰賽文。曰贊饗文。曰告文。曰盟文。曰誓文。曰青詞。其餘爲附錄。

告天文一　古者帝王受命。必行告天之禮。如商湯之予小子履數言是也。秦以上文皆不傳。傳自西漢之世。　告地文附。

告廟文二　古人敬天之外。重在尊祖。故國有大事。則告於祖。其文必稱嗣天子某。此乃一定之體。漢以後始有文可見。

玉牒文三　本告天之文。書之於簡。鐍而封之。以玉爲飾。故名玉牒。凡帝王行封禪之禮則用之。所謂泥金檢玉是也。二字見史記封禪書。

祭文四　曾氏以黃鳥之章爲祭文之祖。然玩其詞義。乃哀詞也。予謂祭之有文。不獨用之死者。如武成云所過名山大川以下數語。便是祭山川文之可見者。至送死之文。謂之祭文。則自晉以來有之。如陶元亮集中三篇是也。　今以其用旣廣。因分祭山川祠廟及異代之人者爲上篇。餘爲下篇。

諭祭文五　凡遇大僚薨逝。天子命詞臣撰擬祭文。而親近之臣。恭代行禮。於是有諭祭文。自明至今不廢。

哀詞六　楚辭有哀郢篇。司馬相如有哀二世賦。皆與哀詞相近。至東漢班孟堅有梁氏哀詞。二字始見。魏之曹子建。晉之潘安仁。集中皆有哀詞數篇。此文

前必有序。而附韻語於後。亦有一篇全爲韻語者。

弔文七　弔祭並言。然弔文實與祭文不類。祭文對死者而言。弔文則自致傷悼之意。故用之懷古爲多。漢賈太傅之弔屈原文。晉陸士衡之弔魏武帝文。稍爲近古。

誄八　文心雕龍稱殷臣誄湯。其文不可見。其可見者。如柳下季妻之誄其夫。魯哀公之誄孔子。其文爲最古。古人語質。本無一定之體。後之爲此者。前必有序。誄文則先敍家世。次及才行。次及官閥。次及死亡。大致略同。亦有從而少變之者。

騷九　屈子之九歌。姚氏由辭賦類分入。竊謂宋玉招魂。景差大招。體同一例。後人所作。如送神。迎神。諸曲。皆此類也。

祝十　史稱帝堯時有華封人三祝。祝字始見。而非籲神之語。金縢有册祝。祝文權輿於此。其餘則如蒯聵之誓曰。無絕筋。無折骨。禮記祭蜡之文。曰水歸其

壑。土反其宅。皆祝文也。自漢晉以後。此等文傳者頗多。以其書之於版者。故又謂之祝版文。

祝香文十一　古之祭者。爇蕭艾之屬以辟邪氣。今之拈香。當起於東漢之世。本佛氏之法。後則凡有事於神明者。皆用之。祝香之有文。蓋始見於南宋之世。

上梁文十二　不知始於何時。宋以後此體屢見。楊誠齋王介甫集中皆有之。文用駢語。皆寓頌禱之意。實小雅斯干之遺。末附詩上下東西南北凡六章。每章冠以兒郞偉三字。亦有不用者。

釋奠文十三　古之始入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由來久矣。而不見有文。釋奠之文。卽祭文也。惟祭文爲總名。釋奠文則惟於學宮用之。

祈十四　古者祭而不祈。故漢詔有增祀無祈語。然或雨暘愆期。則爲民乞命。亦義不可廢。古文之存者。惟宋武帝有祈雨文一篇。餘皆爲有司之事矣。

謝十五　古之於神明。有祈必有報。謝者。報之事也。祈而有獲則謝之。

歎道文十六　此文古絕無有。唐世道教盛行。自天子以下皆供奉如不及。今其文尙在。亦足以覘當日之風氣矣。玩其詞義。似皆以女冠主之。

齋詞十七　唐人侫佛。士大夫亦相率爲之。故集中往往有此種文字。謂之齋詞。謂齋戒以致詞也。

願文十八　此亦祝辭之遺意。而施之於供佛者。謂之願文。以文中必云所願如何。冀其稱情以相予也。或以所應盡之功德。預告於佛前。故有發願之語。

醮辭十九　醮之本義。爲祭而飲酒之名。後凡僧道設壇祈禱。皆謂之醮。祈禱必有詞。因爲之醮辭。又謂之章。故詩人有綠章夜奏通明殿之語。

冠辭二十　古者將行冠禮。必告於祖。告必有祭。祭必有詞。因爲之冠辭。辭中必禱於鬼神。以祈多福。故嘗曰某冠祝文。又曰祝辭。

祝嘏辭二十一　卽祝文也。謂之祝嘏。嘏福也。因祝而祈福也。漢代有之。後之傳者少矣。宋劉敞偶仿爲之。

賽文二十二　詩經中有報賽田祖之作。蓋因年穀登。具酒醴以謝神明。所謂賽文。卽謝文也。謂之賽者。說文賽報也。引申之治物以饗神。因而相與誇勝。亦曰賽。

贊饗文二十三　亦道家之事。所饗爲東皇大一之神。或北帝明堂。皆道者之所崇祀者也。其文語意。亦與齋醮等文相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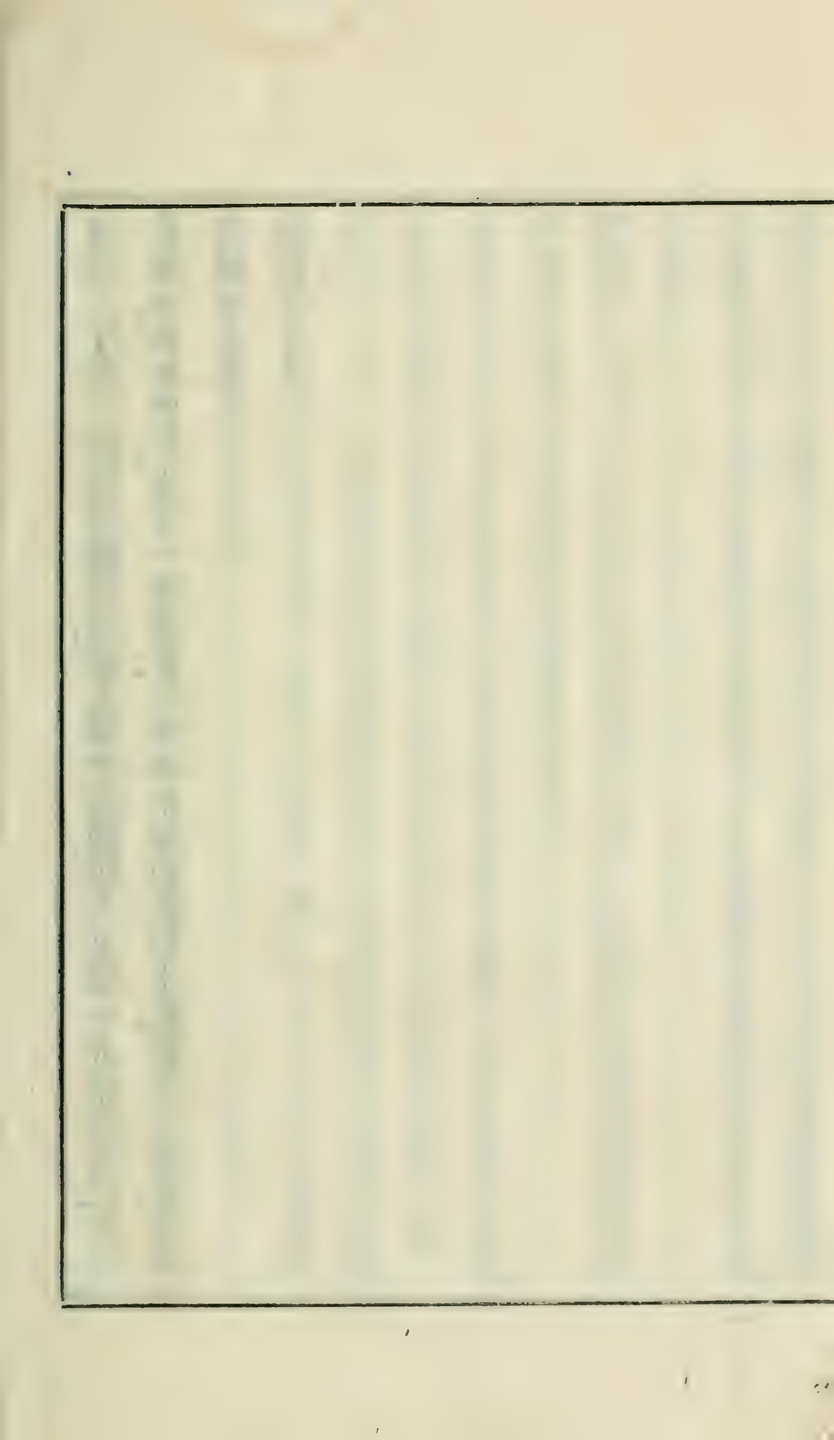
告文二十四　天子有告廟文。士大夫之家。不敢自同於天子。因但謂之告文。而達其意於先人者。其義一也。本以告祖爲名。亦有不以告祖而泛稱之者。

盟文二十五　左傳諸侯相與盟。則載其信約之詞於策。卽盟文也。謂之盟者。盟者。明也。所以。告。於神。明。也。文心雕龍有祝盟一篇。二者本不相同。而其爲陳信之用者。則義固無殊也。

誓文二十六　誓之體於尙書屢見。所以告於神明者。亦與盟文相類。惟盟則多施之同等之國。而誓則用以約束羣下。爲稍異耳。

青詞二十七　亦於齋醮用之。唐人爲之濫觴。宋人文集中亦常常有之。至於嘉靖中。道教盛行。天子一意焚修。一時詞臣爭以此迎上意。謂之青詞者。蓋以青紙書之也。

附錄二十八



(83223·1A)

漪香山館文集
初集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庚戌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四年十一月五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國難後第一版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吳曾祺
發行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四八七二上

張

